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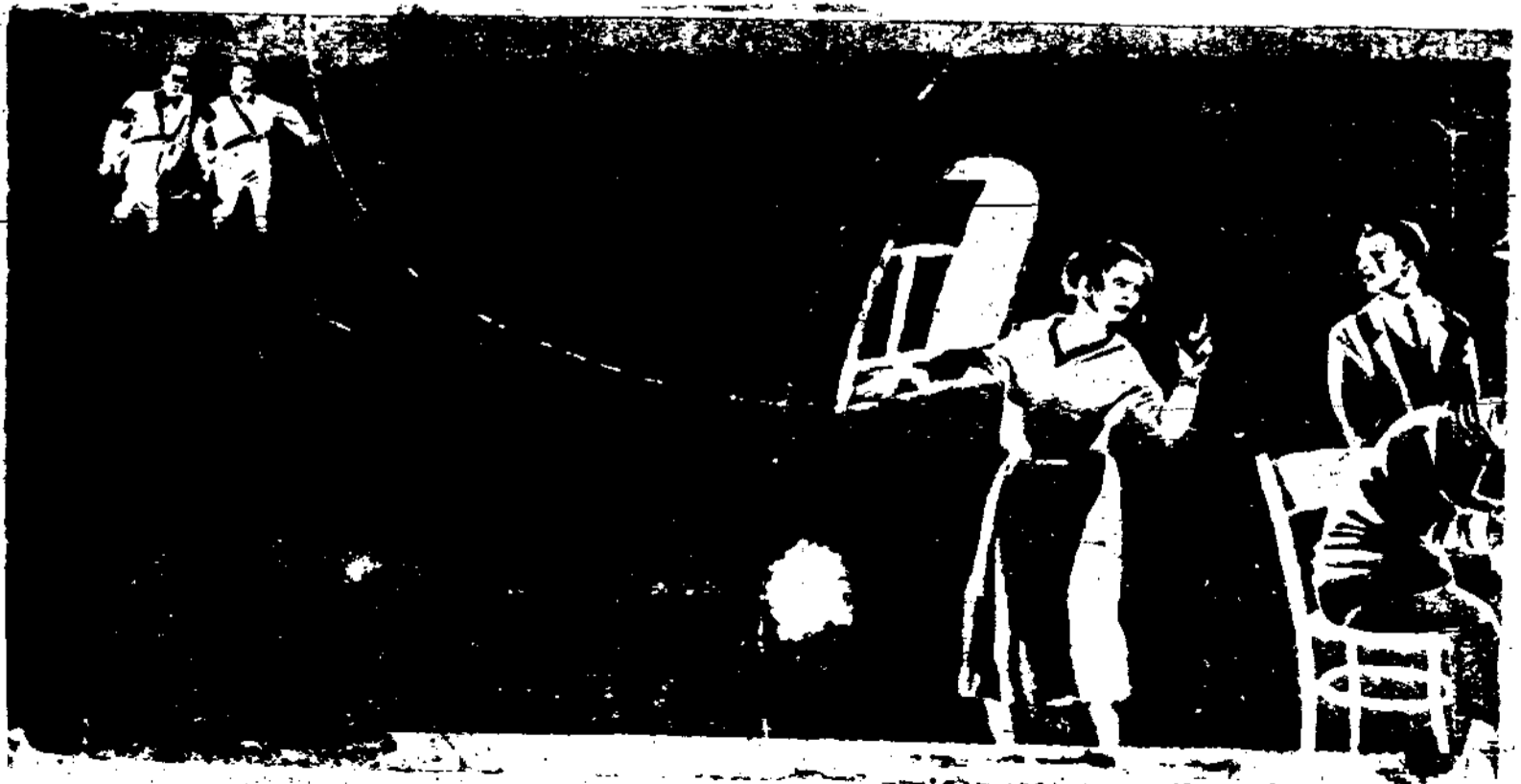
新 華 風 刺



年

記

2





目錄

給希望(G·基夫).....	懷(譯).....一〇八
暴風兩岸然轟轟而至.....	化鉄.....一〇九
真實——蘇聯藝術的基礎(V·吉爾波丁).....	雨林.....一一一
文藝的任務不僅在說明(莫洛索夫).....	于懷.....一一三
論蘇聯文學中的民族形式問題(A·顧爾希坦).....	戈寶權.....一一七
破壞(詩集).....	綠原.....一二七
破壞·虛偽的春天·遊記·堅決· 給化鉄·給我底女人的囑咐	鄒荻帆.....一二九
論民主(詩集).....	公木.....一三〇
論民主·給一個報紙編輯·彼得羅夫將軍和孩子· 德國虜俘·圍攻希特勒	胡風.....一三三
哈嘍，鬍子！(長詩).....	阿壩.....
海路歷程(長詩).....	節奏片論.....三八
論詩四題.....	排列片論.....三九
小詩片論.....四二	靈感片論.....四五
論中庸.....	舒蕪.....一四八
在光明以外(小說集).....	賈植芳.....一七五
剩餘價值論.....	

希望

第一集 第二期  
三十四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希望社

主編人 胡風

總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都郵路四十一號

分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成都都郵路四十一號

西安北大街南家巷十號

蘭州臨家溝三十三號

重慶聯營書店

成都聯營書店

價目：

本期零售 元

外埠郵費在內

掛號照章另加



有「希望」的人們(小說集).....路翎

感情教育.....八〇  
 可憐的父親.....八三  
 秋夜.....八五  
 瞎子.....八七  
 王老太婆和她底小豬.....九〇  
 新奇的娛樂.....九三

雜

無常.....九五  
 略談祀灶.....九七  
 「國字」的奧妙.....九九  
 王莽的調導方法.....一〇〇  
 讀薄儀「遜位詔書」書後.....一〇一  
 設想與事實.....一〇二  
 國之本在家.....一〇三  
 意志自由的苦笑.....一〇四  
 靜侯解答.....一〇六  
 非「政治」的民意.....一〇八  
 沉默成功了什麼.....一一〇  
 「致身」法鈞沉.....一一一  
 「祖國」與「情郎」.....一一二  
 文學的強奸.....一一三

讀史筆記三題

明太祖高皇帝的「革命」.....一〇四  
 效「儒效」.....一〇七  
 從「游龍戲鳳」說到「妾不如儉」.....一一一

評「一個人的煩惱」.....一二二  
 談「色情文學」.....一二五

法西斯國家的言論自由(木刻).....一三五  
 蘇聯 B.S. 庫爾.....一三五

徵求基本訂戶一萬戶

辦法：  
 一、凡一次繳交書款一萬元者，即列入本刊基本訂戶，得享八折優待，並奉送平裝費及包裝費。(送書自理)  
 二、本刊出版時，先寄發基本訂戶，本刊如中途停刊，或讀者與本報移，其存款可通知改訂其他刊物，或書籍。  
 三、本社所出「讀書新聞」，凡訂戶本刊者，按期奉送一冊。

致讀者

願貴報同人好者，來稿，不論哪一類(暫不取稿費)，由幾百字到兩三萬字，除了我們認為不好，或實際是好的，但我們不能理解的以外，都願發表。  
 短稿請留白子，長稿如有誤，俾郵票者不用時常退還。  
 來稿請用有格稿紙按格抄寫，這對於編者，最者，校者是一大恩惠。  
 爲了節省彼此的時間精力，凡中庸的議論或虛偽的聲言，請免寄。  
 來稿決定發表時，請通知來稿者，發表後即奉發表費。  
 來稿請寄五十年代出版社。

# 給 希 望

教 基 G.

當我一個人孤獨地坐在爐邊，  
可哀的想頭糾纏住沉鬱的靈魂；  
當美好的夢影不再在眼前顯現，  
當希望的荒原不再有花枝搖展；  
親切的希望，啊，請把你的甘露傾瀉，  
請把你銀色的翅膀搖展在我身邊。

當夜幕沉沉下降，不論走到何方，  
稠密的樹枝遮斷皎潔的月光，  
那是深沉的憂鬱籠罩我的遐想，  
使我癡癡展頭，把美好的歌頌遺放，  
只消望着月影透過樹梢窺望，  
那憂鬱就不再敢冒險下降。

假如那絕望的父親——失望，  
把他的兒子來抓在我的胸膛；  
願他——絕望，竟像一朵雲，坐在雲中，  
願他的生命的獵物暗準了手鎗；  
親切的希望，請你用光明的火炬趕走他，  
嚇走他，正如回聲的響亮了暗夜一樣！

當我那些最親愛的人們的命運，  
在我不安的心中引起了無限的悲傷，  
啊，你明眼的希望，請阻止我那不健康的幻想，  
請你暫時借給我你那慰藉和安祥；  
請你向我傾瀉你那天生的光明，  
請把你那銀色的翅膀搖展在我身旁。

假如那不孝的愛使我的苦痛高漲，  
不論那是由於父母的殘酷，或是愛人的無情，  
那麼，讓我聽，那不是空虛的，  
假如我向子夜的天空奮情歌唱！  
親切的希望，請你向我傾瀉芬芳的甘露，  
請你在我週圍展開你那銀色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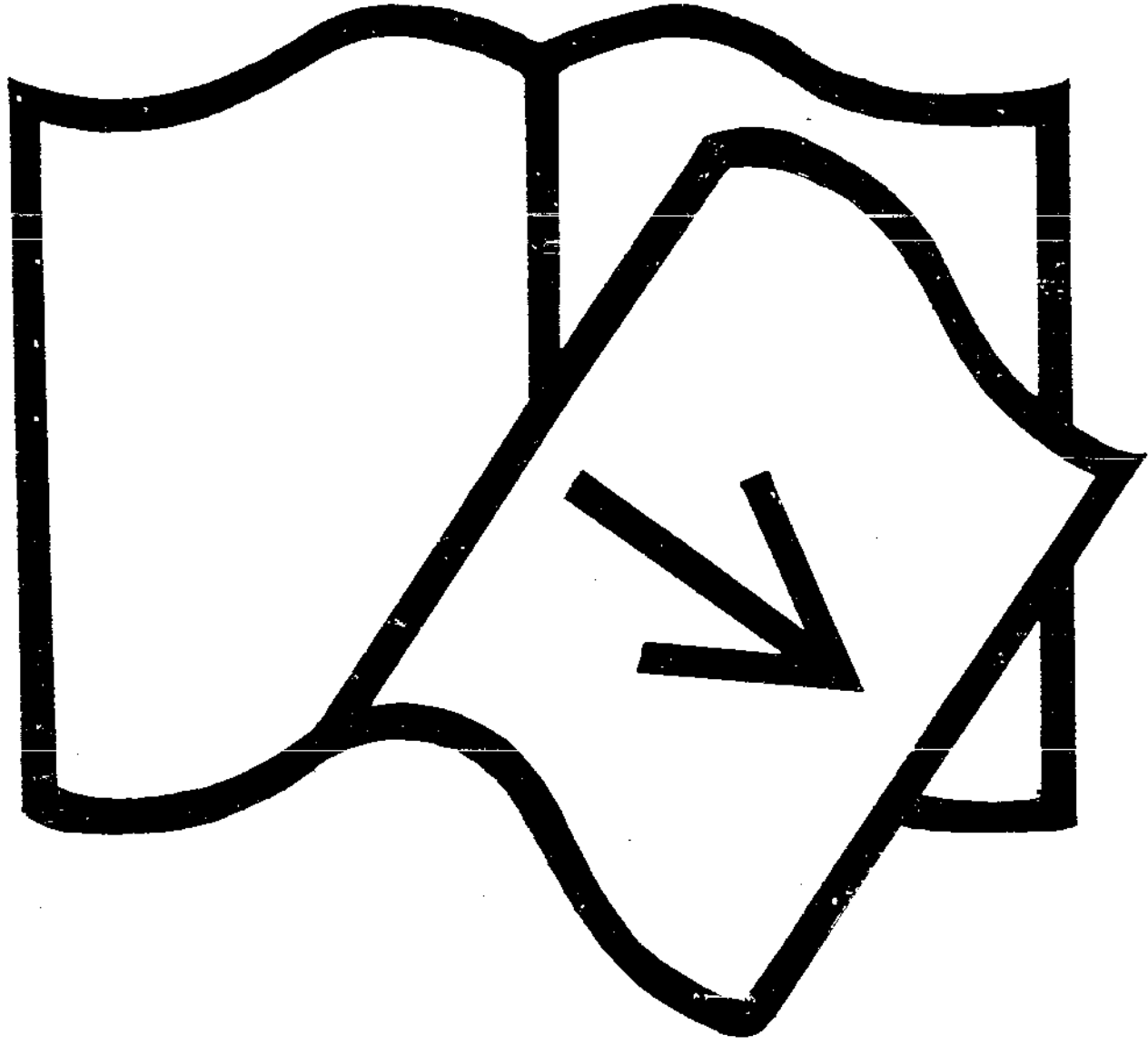
在那行將展開的歷史的走廊，  
不要讓我看見祖國的令譽淪亡；  
啊，讓我看見我們國家能保持它的靈魂，  
它的驕傲，它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外祖，  
從你那亮的眼中，傾瀉出無比的光明來吧，  
讓你那銀色的翅膀永遠做我的導報。

不要讓我看見愛國者們崇高的遺產，  
那偉大的自由——它那平遠的外表何等輝光！  
不要讓它在那卑賤的宮廷的壓迫之下，  
慢慢低下頭來，終於無聲無息地死亡；  
啊，希望，讓我看見你趁着曉曉，從天而降上  
滿天漫地充滿了你那銀翼的聲響！

正如那沐浴在光輝的莊嚴中的星星，  
嵌在一片陰雲的發白的尖鐘之上，  
照亮了整個半明半暗的老天的面龐；  
當那憂鬱緊緊纏繞我一響，  
啊，親切的希望，請你向我傾瀉神靈的感應吧，  
請你在我身邊展開你那銀色的翅膀輝煌。

(一八一五、二頁)

譯



109 — 126

### 破壞

同其餘總首假冒的詩

破壞

一排釘靴  
踏過去！  
要這樣穿獸皮、插羽毛的御秩序大亂

而且

破壞！

對他們已經決裂了，

誰再停步

那些被這冷品和食慾所毒傷的上流  
社會？

——管它！倒霉時將推還是暴富的平  
民呢！

這些爛臭了的心肝歡喜什麼？

羅馬獅虎和埃及鴉鴉

以及好萊塢的廣告。

他們痛恨

群衆的新聞，

他們鼓贊奴役和惡意，

並且推馬

### 綠原

描寫色慾的作品，

——因為那些「寫實」的技巧的幫助

他們誘惑婦人。

這些爛完了的心肝！

破壞！

——我們是沙漠底、孤島底征服者！

而且

毀改

這些賣弄風情的聖樂

連同這些着魔的音符和節拍！

而且

消滅！

要——要用貴婦人小拖鞋

壓飲着咖啡的官僚們

大驚失色，尖叫起來

閉着色情的眼睛，逃走

要用狩獵的想像

為嬌貴的胃

燒一盤羊球

動不過是

要用兒。

從當票和借據上面認圖的

字體和文法，

不斷地複寫着

互相矛盾的法律同道德，以及

永遠不能忘卻的

凄厲的冤屈。

### 虛偽的春天

天氣漸漸清涼，老幾們

你清這虛偽的春天

連波瀾的小青花

都加具擇了，不再出現

這樣冷的日子

出汗的運動

繪比偉大要好

想說有些人還在流着淚呢

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不再愛慕

一輩子也還不了

太多，太多的價值！

不過，大家見一越了

也不留備地發笑，

應該驕傲，要記得

歡天喜地地度完這單着……

我們必須幫助

一些仍然迷信運氣

來研究明白：

爲什麼人快是……骷髏了

還要割下滴不出血牙白皮肉

去填補人家底膿瘡呢

最多離開我們了，是的

可是春天來了嗎？哼！

你底破鞋脫掉了

我底襯衣是穿着乾淨的

他底頭髮半個月梳剃一次

要緊的呢？我們

擦槍和

讀報！

### 遊記

有人到那片荒涼的國都去了來

告訴大家一些夢想般的零蹟

說那兒科學在平民手裏

那些巨人們又同自然作戰

因爲無數的手舉起來

要爲新人類弄得更富足，更快樂……

大家奇怪：沙漠也能夠變成森林嗎？

那人笑一笑，就急馬哥波羅

跋涉波斯的荒野

從忽必烈 燦爛的朝廷

帶回幾匹 韃靼的珠寶

叫貧窮的威尼人

咋舌吃驚一樣。

不過，我怕這譬喻非常拙劣。

### 堅決

殺人的人走了，

這地墳場呀，這塊刑場

再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腳爪聲響裏圍的蒼鷹

在半空中飛旋

螻蛄和土撥鼠

參加着死者底葬儀

——有時是一捲蘆席，有時還沒有

迴避呀

肅靜呀

忽然間一陣旋風大哭

天昏地黑……

### 給化鐵

在你 月份牌上記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

大風大雨的

夜晚十一點，

在沒有標明官衙的大門旁邊

你時候我出來……

我出來了！

兩個人用一頂草帽做雨傘，

在腥紅慘綠的馬路上

走過去，走過來，走過去……

又被重慶的警察訊問：

「半夜三更怎麼不回家？」

你怕我喪氣，常常說

世界的公民是沒有家的。

當真，我回頭望，也望不見

我們是從哪兒來

但是我們卻向一個地方走

我們常常流着熱淚，

讀旁人底喜劇，

而悲劇祇使我們冷笑

給我底女人的囑咐

真到殘破的弦月下

去聆聽我底咳嗽，

那時我已經睡了

疲倦了的身體需要休息

莫到繽紛的陽光下

去探看我底午睡，

那時我到辦公室去了

男子底力流在正經事情上

就是黃昏，也莫到

那骯髒的走廊上

去嗅我散步時

隨口就噴出來的藍煙呀

那時我雖然坐在窗前

遠望着黃泥的小河

綠葉的大樹和紅牆的莊園

心裏卻反覆着

怎樣製一份社會調查表

(四四·十·廿日輯)

### 論民主 (時事詩集)

鄒荻帆

#### 論民主

不是等待，  
不是乞討，  
不是商業上買主與賣主對於折扣的爭論，  
而是  
人性的恢復  
和人權的獲得，  
真正地  
言論  
出版  
結社；……的自由！  
笑  
可以收斂，  
淚  
也可以奔流。  
給一位報紙編輯  
不要批評邱吉爾，  
不要呼籲歐洲第二戰場，  
不要厚臉地撒賴

雖倒因果地說：  
「我們抗戰了七年  
目前的失利是必然的，」  
拿出良心來

為人民  
和時代的要求  
講話？

你知道嗎？  
好多的青年  
讀着你的報，  
指着你的名字  
囉！

#### 彼德羅夫將軍和孩子

他拿着捷克式  
走在捷克的村莊，  
他沉悶的是  
秋高氣爽  
人民的軍隊的推進。  
而一個孩子在風車邊哭着，  
孩子的父母  
又到田地裏辛苦去了，

他摸着口袋，  
沒有糖菓呵，  
一枚空彈壳  
塞在孩子的抓着泥的小手裏，  
他裝貓裝狗  
直到孩子笑了，  
他又大步地走向前去……

#### 德國俘虜

兇獸的角  
扭斷了！  
希特勒的卐字  
和他的黨徒  
舉起手來！  
成爲被否定的X字形  
再向真理歡呼，  
唸我們的話：  
一，  
決不是二。

#### 圍攻希特勒

用歐洲的大牛皮  
包裹那隻瘋狗，  
史達林五神  
艾森豪威爾將軍  
緊緊包裹它，  
再扔向海裏！



# 哈嘍，鬍子

公木

——送一即老朋友到費中去

多麼淺淡的花來開放在你底心裏，  
那肥沃得像我回家鄉黑土一樣的心啊！  
而你臉上滿皺紋褶得那麼深，  
你為什麼總愛睜起眼睛來看世界呢？

是的，我瞭解你如詩歌解我心愛的詩；  
對那些用大槌指點着自己鼻尖做自我介紹的演說家，  
對那些編造從三歲起就頭腦反抗海軍親巴巴拿的英雄，  
對那些以劇本和說謊相炫耀，伸長手臂去抓取名譽的天才，  
對他們你永遠不離開一副眼皮，  
睜眼的笑影閃閃在你鬍鬚的叢林裏。

哈嘍，鬍子，  
但是為什麼你驕縱在年青的伙伴中，  
總顯得如此孤寂又如此沉默呢？  
——其實我知道你的雙肩  
担負過也還担負着比任誰更多的痛苦，  
正如你底鬍鬚比任誰於更趨更長。  
自從對罪惡揮起憤怒的劍，

你不會把緊握的劍柄鬆弛。——  
浮着層粉的眼淚沒有停歇你熾熱的心，  
攪在心窩的手槍沒有停過你前進的步伐。  
你一啓程時向着「自由的王國」去，  
單憑你正義的直道選定了這條路。  
你從口紅和酒排底包圍中衝出，  
留一片羞慚的嗤笑在你底身後。

從你手中飛出的石子，  
打中過圓記的警官的頭；  
那象徵着威權的藍底白字的木牌，  
曾被你從衙門口上擲下而搗碎；  
在沒有月光的夜裏不用粉筆畫畫壁畫，  
塗滿一條小巷又一條小巷；  
你坐在被擲底牆壁上，  
草草地填滿叫聲的肚皮；  
而後就踏着磨透了的皮鞋前去  
迎着氣喘吁吁伸出的烏黑的手電  
迎着煙囪林噴吐的濃重的煙塵，  
迎着偵緝隊閃亮的鎗子似的眼睛。

你就這樣打發走了你最美好的歲月，  
 在別人正是戀愛和幻想優美自己的歲月啊！  
 你毫無保留地付出你底勇敢和忠誠，  
 付出你底一切直到你是最寶貴的自由，  
 你付出了這綠色的世界和明媚的陽光，  
 鐵錘聲響伴隨著你灰暗的日子，  
 而你底心裏却燃着一點永不熄滅的火種。

而你底形貌却慢慢變得呆硬了，  
 時間磨手，在你本是油膩的臉上，  
 寫出無數條皺紋的禮貌，  
 在你牛犢般的身體裏在你風箱般的肺腔裏，  
 裝滿了各式各樣的痛苦。

愛人又與你疏離着，  
 比等風雨和勞苦折磨着的你底哥哥  
 這更顯得你老。

你底心裏像得像一隻空瓶：  
 你向老鄉們一聲路必定先來一個最端正的敬禮；  
 你進合作社從不敢放肆地喊一聲小鬼或敲一下桌子；  
 因為你來到這地方啊，  
 這個被你看成心碎的地方，  
 這個被你看成想到就流出熱淚的地方！  
 對每一個人甚或打身旁擦過的趕路者，  
 你都從心裏呼喚着：「同志，喂，同志！」  
 這個比銅鑼聲打洪鐘還響亮的名詞，

這便把幾年來的隊伍結合成一堵鉄牆的名詞。  
 無語地作了八個鐘頭的手搖繩索後，  
 揮汗如雨地走在那荒涼的河灘。  
 再不必與那些沒有孩子的人眼巴巴了，  
 你無思地走了一天的路，腰裏在枕頭裏，  
 平坦地走進夢裏去像走回自己底家裏，  
 再不必驚恐有携帶繩索的馬手來叩門且。

哈嘍，哈嘍！  
 你是什麼？你只離在年青的伙伴中，  
 總覺得如此孤寂又如此沉默呢？  
 你沒有學會數詞嗎？

你起來了！鼓聲交連的激舞！  
 你不習慣於高聲地喊：  
 「我們，鋼鐵波爾什維克！……」

你卻把拳頭攢得緊緊的，  
 潮湧頭腦的風暴從你底心裏鼓盪着，  
 一陣一陣的風暴從你底心裏鼓盪着，  
 喚起一片遙遠的白雲飛揚着，  
 塵埃紛紛的而蓋進你底眼裏，  
 塵埃顯顯象色的塵埃從那裏進流，  
 濡溼了你滿臉的皺紋，  
 濡溼了你長長的鬍鬚。  
 你站在七月底的夜中，

大地在你脚下震響，  
太陽在你頭上跳盪。

你投射出驚奇而又快樂，生疏而又親切的目光。

注視着那些張大的嘴巴，

注視着那些飄揚的旗幟，

注視着你底無盡長的行列，

這是你底夢，你底理想，你底希望啊！

而你，不知道疲倦，

也不要求嘆食鬥爭底果實。

在真理底面前，

你永遠是一個傾聽命令的小卒。

真理命令你：「前進！」

你立刻就邁動闊步，從沒有躊躇過；

真理命令你：「衝鋒！」

你馬上就上好刺刀，把仇恨投向敵人。

你從不容許付出血去灌溉，付出生命去繁殖，

完全用不着老朋友為你擔心啊！

因為是你心裏自燃着永不息滅的火種，

風一吹就會發出熱的熊熊的光焰來；

因為是板着臉的冰床阻不住潺潺潑潑的河水，

春來雖一口氣息冰床也會展開笑顏而歡唱。

水要流，火要燃燒，

聲響和光彩就是這樣產生的，

你就要生活在聲響和光彩裏了！

戰鬥在向你們召喚，

血洗的原野在向你們召喚；

那裏是以鬥爭哺養了你三十年的家鄉，  
那裏的人民以誠樸以剛毅以汗和血耕種着他們底土地，  
而今那土地被強盜底足跡玷污，  
田圃裏瀰着苦難與羞辱。

把總你底方向盤，旋動你底引擎吧，

迎上去，迎上去，迎上去！

而我，仍然被留在這後方，

也請你完全不用擔心！

我不會沾染上你所深深煩惡的病疫；

我不會坐在房裏夢想榮譽；

我不會讓女人的花朵落進眼裏撥不出；

我不會把抱娃娃和學貓叫做日課；

我不會忘記應去耕耘的田圃，我不是一個懶惰的園丁。

哈嘍，鬍子！

我不想再多說什麼。

我們都不是喜愛剖白自己的傢伙。

讓我們再緊緊地一握手吧！

下次見面該是在慶祝最後勝利的會場上，

長白山底倒影舞躍在鴨綠江底熱心，

你密長的鬍鬚也許要染上幾星白霜；

而我一合眼就彷彿看見了

那白霜上鍍一層歡笑的紅光。

那時候孤寂和沉默將不會再伴隨着你，

你該也習慣於高聲地喊，

學會放開喉嚨歌唱了！

## 海路歷程

胡風

你也生長在

滾滾而來的長江岸上麼？

但我遇見的

你

却已是橫堤的一段木頭

無力地飄着

一縷一落地飄着

在無數支流、無數漩渦底一股支流、一個漩渦里面

不盡長江滾滾來——

在那長江兩岸

曾洶湧過滾滾而來的革命洪潮

而你

用少女的狂熱和真誠

反叛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運的

一個中國少女的狂熱和真誠

向那中間縱身躍進

你衝過鋒

你打過滾

但你敗退了

像無數無數敗退者

痛哭而去

像橫堤的一段木頭

飄流而去

你飄到了東京

東京

那東方羅馬帝國都城

有鋼骨水泥高廈的銀行街

有陳列着劣質的但却五光十色的商品的鬧市

也有流漾着淒涼的尺八聲的小巷——

你何所為而來呢？

你

一個半殖民的支那青年女子

穿過那些飛馳的流線型汽車

（那里面坐着燕尾服的盤腿紳士和蝴蝶服的魁背夫人）

避開那些掛着軍刀的昂然闊步的武士

（那是日本天皇底鷹犬）

在東方帝國主義者底囚徒們中間

（他們

被過度勞動壓乏了的男女工人

眼裏閃着飢餓的光芒的失業者

嗚呼中毒的朝鮮人、台灣人

帶着燕子繞着飛在街邊的  
向衣襟已經灰污了的

朝鮮女子……)

在它們中間

匆匆走過

到早稻田區的一條偏僻

租下了四疊半的貨間

——那放不下一張中國大木床的小天地呀

向一個兩尺來高的書架

你裝進了

幾本世界語教程

一些社會科學書籍……

一個無可奈何地敗退了

但却不甘于敗退的青年的心呀

敗退下的是你底力氣

不甘於敗退的有你底靈魂

而東京

那用國徒們底血肉所供養的都城

却也有瀾漫的季節

海風吹動你底衣襟

櫻花掠過你底髮鬢

而你呀

半殖民地支那女子

在鬥爭底音樂里面沉醉過的

在人民底蜂起里面狂舞過的

帶着撒謊的腳掌  
和耳聾土氣的小吼

——敵千午匪史重載馬烙印

蘇三條路底野蠻

和粉紅底野蠻味中間

匆匆走過

因為你里

擔負的心不能為愛憤而歇

因為你

在這悼着一個夢

那曾經使你活過的夢

也在追求着一個夢

那將使你能夠活下去的夢呀

你匆匆走過

因為

在那帝國都城底莊嚴、繁華……

以及瀾漫的季節底陰影下面

有招誘你的鮮紅的火粒

那從國徒們底求生意志上爆發出的火粒

……

你走到上野公園的山上

被那戴着神聖的菊花帽徽的警官們

攔在入口搜查過身體以後

擠進了無產者文化晚會的會場

夾在工人、學生、教師、小從業員、朝鮮人、台灣人……

中間

仰起你憔悴的面孔

聽著

（似憤而不甚全憤地）

那些切誦

勞苦人民所拜愛的言語

那些音樂

勞苦人民底激情的旋律

那些講演

勞苦人民底反抗的控訴……

你走到這地小劇場

付過二十錢或三十錢的入場料

分得了一個坐位

夾在工人、學生、教員、不從業員、朝鮮人、台灣人中間

仰起你憔悴的面孔

注視着那幽燈後面

展開了發給閱覽證的文牒時

現在這坐着監視的警官

在一面牆一面對着稿本的故事

你不能全懂但却親切地感到了

他們是在勞碌、窮苦、受辱里面掙扎的

天皇底民草

因而也是在愁怨、覺醒、抗爭里面求活的

人類底兒女

羣集——溫暖的羣集

沉湎在那里面

親人似地

分曉了他們底悲喜

你

一個此心不死的尋夢者

一個不甘於奴隸命運的叛逆

但走到公園的林蔭路

或劇場外的夜街上的時候

你就驚醒了

你喚出了了一個夢

你

對於他們只不過是一個看客的陌生人

從神員的人民用生命爭取自由的戰列中間

放逐了下來一個逃兵呀

他們是火粒

照亮了你

但也燒焦了你——

你不在于在帝國都城三街頭

抱着女性的善良的心的

但却不要愛情和溫撫

捲着鐵錘的追求的夢

但却得不到人底應援手……

而東京

原來是帝國底都城呀

有用血肉供養它的它底囚徒

就也有用爪牙捍衛它的它底獵狗

那些獵狗

張着了一面網

一面順我者無事、逆我者有禍的漫天大網

從那里伸出一條嗅覺的線

——跟着你！

從那里伸出一條觸覺的線

——跟着你！

而

心驚血戰地

聽過了「滿洲事變」和「上海事件」的

惶亂的號外鈴聲

心驚血戰地

嗅過了暴風雨撲打火苗的嚇人的氣息

終於

像一隻受傷的鳥

你跌落

你被縛住了

有法律不肯保障你的，你思想不穩的份子

有國家不能保護你的，你劣等種族的支那人

你要掙斷殖民地的奴隸頭上的鐵索

但他們却用鞭打亡國奴的鞭子鞭打你

你要打破幾千年的女性身士的枷鎖

但他們却用污辱女性的老辦法污辱你……

「即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我們相信這仇恨的道德

他們更相信這仇恨的道德

而這才叫做鬥爭

而這才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老老實實的鬥爭呀！

你半殖民地的支那女子

抱着巡禮的心

來尋求叩開理想之門的手杖

但却被關進了這現實的帝國底囚房

但却被逐出了這現實的帝國底疆土

越過海

昨天

你拍擊着幻想的翅膀而來

今天

你被縛着負傷的兩臂而去

越海而去的心

不是那越海而來的心

越海而來的心

想不到這越海而去的時候呀

而海

依然像萬馬奔騰  
只是你再也不能  
在那萬里浪上面  
畫出一條叫做理想的采色的虹路

而海

晶澈依然像明鏡

向那萬古長生的宇宙映像頂禮呀

那中間

站着無助無告的你子然的倒影

海

它迎接你從故國來

它又遣送你回故國去

回到那養育過你的、折磨過你的故國

回到那使你夢想過的、鬥爭過的、但却終於敗退了的故國

回到那在血汗里面掙扎、在飢寒里面掙扎、在枷鎖里面掙扎的故國

回到那你只能從她得到生底意義，也只能從她得到死底意義的，你和她原是枝、幹一樣連結着的故國呀

載着你

海在發聲……

一九四二、七月二十八日、

成於桂林之賦詩齋

作者附記：這是還未能寫下去的一個故事底第一章，

題目是暫加的。

「祖國」與「情郎」

龍亮之

不知是不是有人說過：「女人是愛情的動物」。但說過與否也不關重要，相信總都這麼相信的。

於是，有了這樣的詩：

「姑娘：祖國是你一位偉大美麗的情郎，

他長得一副如同桑葉似的臉孔，

和平慈善的心腸。他有悠遠歷史文化，

他有無數家產寶藏……

姑娘：你可忘了他平日對你愛護培養。

你勿忘了恩，負了義……

不：你要知道，他是你恩深義重的情郎……

這樣，才見得你是愛情至上。」（二月十四日中央

日報中央日報載：「獻給從軍的冰妹」）

由此可見：女人的用處就是愛男人，女人只能也只知道

做這一件事。即使說是「從軍」，即使說是爲了「祖國」，

也一定要告訴她們，這等於愛男人；否則，就不行的。

然而，這愛，是愛他的世家大族——「悠遠歷史文

化」，和「無數家產寶藏」；而他是「情郎」，是「恩深義

重的情郎」。那麼，

「一更一點月正明，

情郎哥！細聽哀情……

索性這樣唱下去吧！

「祖國」！「祖國」！你何時成了「大少」？「桑葉似

的臉孔」亦有點發紅否？

四五，二，一四。



# 論詩四題

阿 璣

## 節奏與片論

節奏與片論，生命是進行的。呼吸與脈搏，是自然秩序。詩的節奏，是生命進行的節奏。

但是，在詩的節奏中，並不是任何形式之間，而在超越形式以上的詩的節奏中。這是服從了自然，發展了自然，而創造了自然的。

所以，第一、在力的旋律之前，音樂的旋律是有從屬的地位。

第二、在創造了自然這一高原，這產了出來詩的散文形式的反對，既不過早侏儒在密閉的環牆底牆之前為自己斜拖在夕陽草地裏的影子作誇大的醜態而已。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除掉向原始的生活倒退着走。

對於詩的要求，在內部的完成，而不是外面的華美。力的旋律在內，由幾個情緒所包含的各個因子之間的排列組合，形成了調子底多種多樣的強、弱、快、慢，——強的像羣衆底興奮和集合，弱的像微倦的睜眼對什麼地方的凝盼，快的像重炮激烈的射擊，慢的像春湖的濤濤漣漣。讀一首詩，所感染了來的，所接受了來的，是這一種情緒，這一種感動，這一種東西。

抽剝掉了這一切東西，即使平平仄仄的很吧，讀了並不能夠再有什麼感覺，就不能夠再有什麼接受，是容易明白的事。音樂的旋律，僅僅是在外的，所以附屬的。

以七律為例，抽剝掉了這一種東西，是這完整地剩餘下來

種其嚴格的形式上的東西的。譬如句數和字數（音數），韻脚條件的。但是詩底內部的東西，旋律的本質的東西既然這樣被抽剝掉了，也就給恰無詩可說了。好吧，讓我們來讀一讀下面的東西吧：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這裏問：有詩底風味否？有詩底本質否？我就請答！

七律是以嚴整有名的。詩既然採取了散文形式，當然更沒有什麼和韻脚一抱牌位儀態的必要。

以為節奏是詩的本質，而這節奏又被解釋作韻脚之類的，是把外面的東西錯誤地認作了內容的東西的。是抽剝了內容了決定的。

散文形式的詩底節奏是完全在內部的，而力的旋律是詩底僅僅可有和有着的生命。

九四三，四十二。山城公寓。

### 排列片論

舊詩，和所謂「豆腐乾」詩，有整然的排列。但是到詩採取了詩體散文形式，是否也服從於排列的法則，或者說，是否具有一般詩體解之精神是完完全全隨便便的？

不然的。

第一、因為詩底生命在進行，情緒或者力，有着一定的起伏，所以詩底排列是平着這一誘導的；一個真的詩人，一首好詩，於是有關心這事的章節，句子，原是自然的事。

第二、因此，新詩的排列，在這裏就含有內容的性質，而和舊詩或者「豆腐乾」詩的排列，單純形式的性質，就完全不

同。  
在新詩，排列有前重的性質：力的排列和美的排列。前者從內容發展，而又反作用於內容，使旋律加強，深沉，像疾風、暴雨、山谷齊鳴的韻味，或諸詩由詩底韻律與樂律的層次，使讀者，情緒在讀着這一節或着這一句的時候，自然地或者被這地火花爆發而設置於那種餘蘊未盡，或請轉不已之中。而作者當時情緒底進行，原也是如此的。又，新詩的排列，後者純粹得多，簡單得多，屬於修辭的，僅僅形式本身的，在調子或組織的。讓我想想，新詩的排列，美的排列，又可分屬於視線的和聽覺的兩種，前者尋求行詞底和諧，後者尋求音節底和諧。

例如「第一，由一組獨立的句子，構成了完整的行列：

- 一個年青的笑
- 一股纏綿的愛
- 一個原封的吻
- 一個未完成的理想

一顆正待燃燒的心  
但是在「第一節」裏，第三行和第四行，原是由一個句子斷分寫的，而有了「一種圓式底美」上「整齊」：

五點鐘貼一角夕陽，  
六點鐘掛半輪月光，  
想有人把那有日子  
都過在做夢，看看痛，  
牆頭草長了又黃了。

圖式是多樣的，在整齊和參差之間。於是從視官到情緒的結果是，在前者一般產生了嚴肅的、雍容的、莊嚴的、溫靜和和諧的調子，後者一般產生了起伏的、行動的、多變的、激越或者暴烈的調子。

從感是到感情的活躍，的滲入，在音節上，就是在聽官上，是同樣有達到一線的效果的地方的。例如「投」和「破船片」：

獨自在山坡上，  
小孩兒，我見你  
一盞走一邊唱，  
全都厭了，隨地  
檢一塊小石頭  
向山谷中一投。  
樹來了，浪花  
一塊破船片。  
不說話，  
漁父又在崖石上坐定，  
讓夕陽把她髮影  
描上破船片。

她許久  
才又望大海的盡頭，  
不見了剛才的白帆。  
潮退了，她祇在送還

破船片，向一處  
給大海漂去。

「投」和「鑿船片」都是精細的玉石的雕刻；小擺設。假  
是作為美的排列之一序列，這一任務是頗為勝任的：在「投」  
，那樣排成的結果是，第一，行與行之間音節多少相同，第二，  
，韻脚，位置適當。在「破船片」，更加入了音節起伏和流  
動。對於聽官，這就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所謂詩底音樂性的  
東西。

同樣，在「巴黎」和「透明的夜」中，我們也看到了：

巴黎

在你的面前

黎明的，黃昏的

中午的，深宵的

我聽見

你有你自己個性的

痛苦，歡樂

痛苦，嬉戲和激昂

整天裏

你，無止息的

用手撫着自己的心肝

總樞！

或者伸着頸，直向高空

嘶喊！

或者垂頭喪氣，鎖上了眼簾

沉於陰鬱的思索，  
也或者散亂着金絲的長髮  
微聲歌唱，

也或者

解散了緋紅的衣襟

赤袒着一片鮮美的肉

任性的淫蕩……你！

縱只學朝向我

和朝向幾十萬的移民

道出了

離別的，誘惑的招徠……

巴黎，

你患了歇斯里的亞的美麗的妓女！……

…… 闊笑從田堤上燃起……

一羣酒徒，望

沉睡的村，嘩然的走去……

村的吠聲，叫顛了

滿天的疏星。

一 走

到殺牛場，去

× 喝牛肉湯……

× 法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牛的血，血染的屠夫的手臂，

× 讓有血跡的

巨大的顯赫。

油燈像野火一樣，映出

我們火一般的肌肉，以及

那裏面的——

痛苦，憤怒和仇恨的力。

×

趁着星光，發抖

我們走……

蘭笑從田堤上煽起……

筆酒徒，離了

沉睡的村，向

沉睡的曠野

嘩然的走去……

夜，透明的

夜！

這裏，和上面的作一比較，不但並不缺乏所謂「詩的音樂

性」的東西，而且這個祇有更豐茂，更透，自然和自由，多變

多采，琳瑯瑯！

無論如何，美的排列祇是次要的；祇有力的排列，才是真

正首要的。從巴黎的例，那幾句：

用手捶着自己底心肝

捶捶！

或者伸着頸，直向高空

嘶喊！……

「捶捶」！自然是極短促的句子。但是和「用手捶着自己底心肝」比較，內部所蘊蓄着的東西，那個力，並不侏儒；而

且正由於這樣短促，使蘊蓄着的力，有着一般的量而外，更轉

殊地有着一種向外面爆發着的強度。

但是「嘶喊！……」的情形又略有不同；因為牠不是獨立

的句子，而是從「直向高空」分寫的。所以牠是一種強調作用的

特寫；是一個句子中最沉重，最尖銳的。假使把牠寫成下面的

兩種形式成任何一種，那樣的排列將是詩的平庸，平淡——

而且將是詩底損失之一；用第二種形式使調子完全改變的結果

，是從高亢的憤怒的吼鳴，轉為喘息不寧的嘶喘。旋律——力

量，並不是相同的了。

或者伸着頸，

直向高空嘶喊！……

又例如「為祖國而歌」最後的一句：

爲了你呵，生我的，養我的，教給我什麼是愛什麼

是恨的，使我在愛裏恨，在恨裏愛，轉轉於苦痛裏但依

然能夠給我希望給我力量的，我底受難的祖國！

浩浩蕩蕩的情緒的旋律，同樣浩浩蕩蕩的排列的旋律；一

種一氣呵成的欲罷不能的力量怎樣在詩句中具體地震盪着；延

情地壓迫着！因此，長；但是讀着的時候却不是繁冗累澀之感

，像大江潮漲，澎湃疾流，瞬息千里！

一個字的一行，二、三、四個字的一行，在這裏並沒有此種

彼重的說法，而一個字一行比和二、三十個字一行的句子以音

節組成配合，也不是跛行的，不調和了的形式。

但是力的排列，和美的排列之間，並不是脫離的，孤立的

，或者甲是甲和甲非乙的。牠們之間，應該形和韻的整體，或

者以各種不同的構成條件彼此交錯，完全重合或者還在某一程

度上重疊。反對機械。



頭六個，就是詩人從生活遊離出來，冷靜地作一個生活經驗的旁觀者了。其實是，不應該這樣拘束詩人的。但是這詩太空泛，沒有足夠的具體的自己的說明能力，而且把牠孤立起來，於是自然容易作成這樣的結論。假使和別的詩對照，倒是夠彼此互相註釋，我們底認識就將不同。

現在我底理解：所謂「生活像風景」，是我們正處在歷史的轉捩點，速度極大，強度極大，多變多采，氣象萬千，目不暇接，心往神怡，意識着這個情景而擁抱了牠的時候，詩人底歡呼。所以，在生活並不是鄰人，而實在是主人；在風景並不是唯美的欣賞，而應該是革命的把握。這，和「第一，走在陽光底蹤跡裏」，「向時間走去」，等句子有機地連繫着讀，並且特別要認以人類底歌拾起精神底詩法，是可以懂得的事。不然，「爲什麼做這些什麼？」

「自訴」中的風聲，和卞之琳底「斷章」中的風景，對照了讀一讀，可以看出距離很遠。硬度，以及光度，從我看，倒多多少少和「穿褲子的雲」有點相似。

她是死在燭光的  
燭是熄在風聲的

青的光

霧的光和冷的光  
永不殞滅的兩夜

呵，我真該爲你歌頌

自己底道路。  
自己底路。

我們再路看一「第一」。

光明的追求成爲世紀底苦悶。她死在燭光，獨自在風聲裏。但是，光明的追求却是頑強的，堅強的，革命的，無所倚賴的。完成任務需要獨立活潑的生存能力，她從呼吸而來，到港由內而射出，像燈，自己是燈塔，自己是道路，即使微水難離吧，寒冷吧，——却再也不是任何一級的風所能夠撲熄，不，連連綿的兩夜也永沒有使牠滅絕的可能了。這小詩，以低沉平穩的調子和「自訴」的高亢跳盪的調子對照，但是在基調上還是統一的，一致的。聲音是年青的，含蓄痛苦，痛恨，但是是那樣凝鍊着信仰的堅決，燃燒着戰勝的渴望！

寫這詩，決不是一個誇大狂者，也決不是什麼行走在海市蜃樓中的衣冠人物，這樣，「自訴」應該怎樣讀？又同樣自然明白了。

但是在這詩之外作裝飾，所得的自然不是理智的東西，在詩裏，却僅僅有着情緒的光芒的。這裏的說法，也不應該這引起誤解。

情緒這東西，怎樣一般地被看作着烈火的燃燒狀態的；但是有的地方，除掉奔放，洋溢，噴還有凝斂的姿態，牠可以有幽潭的澄澈狀態的。不是太質，差異；也不僅僅由於視角的不同；這是強度，或許還是高度之間的區別。

魯藜底詩是如此的。正像一個幽潭：澄碧透底，沒有雜物，沒有激浪，沒有漣波，沒有芳菲，沒有色彩，既有極其簡單的平面構成；但是裏面却迴盪地迴盪了從藍空來的日光，無遺憾地溶解了牠，些微，些微，幽潭，向太陽的受，向太陽擁抱，向太陽反映，每一點每一滴都水晶一樣透明了！本單在舒適地盪動，魚在鮮活地浮游，看得清楚，敲得明白；而且，人也可以照照他的影子。赤練蛇呢，是沒有虛所纏繞的，水獺呢，是沒有方法潛入的，沉渣和浮瀉呢，是沒有地位存

在的。自然是完全的平靜；但是不可能是戰鬥性的平靜。

例如他的小詩，「早」和「泥土」吧。

「泥土」還是有着淡淡的顏色的。是一種生活的認識，當然不是慷慨的說理，祇是質樸的抒情。由於慷慨和質樸，尤其由於外圍於慷慨和質樸的戰鬥氣氛，近於雄辯了，成爲斥責了。容易被當作理智的東西的原因在這裏。但是，本質地，真正地，牠並不是攻辯，並不是呵叱，不是的；牠祇是有着說理的外貌的抒情，牠是誓言！牠不是認識的理智，不是那樣的光華，牠是實實的抒情，是達到了認識的高度又從那一高度躍出的革命的感憤底火花。在堅實的獻身態度，在純潔的殉道精神，沒有狂躁，也不全同於冷靜，——有顏色，但是很淡。

老是把自已當作珍珠

就時時有怕被埋沒的痛苦

把自已當作泥土吧

讓衆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

但是在「早」，完全透明無色，素描。

有一天，我把一幅畫

掛在牆壁上

清早，孩子起床

照樣地叫媽媽早，爸爸早

孩子看見畫中的人

問媽媽，這是誰

媽媽就告訴她

「這是斯大林」

孩子說：「斯大林早」

詩人心情調：這裏不得不承認已經達到了昇華的境界。

「泥土」和「早」，都寶石一樣含蓄着許多光采，都鮮花一樣含蓄着不少芳香。寶石祇不過一粒，有光采，使泰山黯然無色，蘭花祇不過一束，有芳香，使雲霧而使大氣黯然沉澀。但是魯藜以光采和芳香，特別是在他底質樸裏面，澄澈裏面。

冰心小詩「別」，一樣這樣意味深長。

一

你們走了

好像在冰冷的冬夜

從我們身邊

移去了火盆

二

都帶去吧

不要丟棄一點點

這純潔的崇高的

同志之愛

——路

都是相通連的。

作爲一個革命者，他底感情是和他底生活一起整個地拋擲向革命的海了的。身邊的感情，不必說了，友情，已經超越過去了，——超越是不低徊於自己底顧影，更高地發展了的多子；似乎是铁的無情，其實是大地的情愛；愛底深度和愛底廣度之間正比例地展開了。

何嘗真正冷落於友情。那樣一種親切的、溫馨的感覺，是在詩中湧溢着的：在冰冷的冬夜，從身邊，移去了火盆了！這是詩的感覺；人的感覺；這是真切的，懇摯的，所失的，被奪去的感覺！這裏才存在着真正的友情的，——友情在人類底路上。

中得了新的發展。

別，這一題材，在舊中國詩歌中，不說是特有的吧，也算是特殊的了。是樸實的，中古的心底跳動，農業封建社會的傷感主義。自然也是入於真實；尤其因為他是個人的，所以特別灼痛，也特別真實。分別是在，牠是消極的，而「冰」底是積極的；強度或許相等，方向却大不同。所以是新的發展，而且是更高的發展，就實量說，就意義說都如此。

革命的感情，不是拋棄一切，祇是無視自己而已。在「平原手記」，在陳輝，「賣糕」，是小小的敘事詩，不停止於生活抒情，更突入了生活活動了：

——上哪兒去啦？

——賣糕去呀！

——帶上吧

到城裏再散它

賣糕的

伸過油污的手

接了過去

（把它壓在糕下面）

那些

紅紅綠綠的小紙條

賣糕的賣糕

做

敲着鑼

在城裏消失了

像一根火苗

小詩一般地是抒情的，敘事的却極少。這原因，感情可以凝斂，事件必須展開。但是例如「賣糕」，尤其是這裏的

「賣糕」，却勝利地突破了這一防綫。

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抒情地敘事的緣故呢？

「早」，多少可以這樣說法，而「賣糕」並沒有抒情。

是不是小小的，——事件是小小的的緣故呢？

不！不能夠因為你和我底一隅之見，以為海就等於一畝的水平面，大地就盡於地平線，視域底狹隘，不是世亦成狹隘，而是視覺的限度。而且，人類底智慧是早已超過了視覺的原始階段的了。我們倒因為繁星照耀，而認識了天宇；倒因為這小詩一暗示，而展開了革命戰鬥底壯麗的風景，——無微不至，無所不在，無所不包之故。

問題是在：詩，牠包含着——或者暗示着無窮。必須包含或者暗示這個無窮。

小詩，本身就是無窮。

一九四三，五，二二。山城公寓。

### 靈感片論

靈感原是從外部攝取的，空氣是從天氣吸入的；這個字，*inspiration*，和這個字底字根，*inspire*，原是物治呢；並不是自己存在的，獨立高聳的。

無花之地的花香，從有花之地飄來。

自然我們可以陶醉於花香，而不見——花，——像我們在

山谷間或者曠野上所常常遭遇的。

這說法，沒有一點否定着花——存在的；相反，却更肯定了

這個存在：濃郁的、幽微的、清遠的、飄然而來而又飄然而去

的一切的花香，就首先以花底存在為決定的條件。淺舞的，真

實的。



但是，「靈感」——什麼的靈感，靈感的字面，却不可捉摸，不可究詰，弄得靈靈靈，神靈靈靈了。

同樣的，把天才來解釋靈感，又把靈感去解釋天才，——這徒然的詩神主義，這種無知的教科書，這種並沒有說明什麼的說明，却是文學的海市蜃樓，傳統的寶藏經典。

這種玄之又玄的說法之所以存在，而且居然能夠靈驗起來，我想理由不外如此：

第一，祇有用空洞才可以說明空洞，祇有用神祕才可以擴展神祕，不致破漏，不遇障礙。

第二，假使不是直接的對於詩的無知，或者，假使不是單純地企圖以七色的雲彩包裹身體底赤裸使自己輝煌，高；那就是，故意把詩的世界深鎖在象牙塔裏，而教人到恆河一盞盞與泥沙中去尋取金鑽，——當人們和詩之間距離愈去愈大，當到達詩國境的路愈艱難渺茫，對於詩和詩人就愈給了尊貴的、崇高的地位，——神祕。

第三，這樣也就教人在另一面害怕詩，討厭詩，這樣也就在另一面使人服從於詩不是生活的，或者政治的，詩僅僅是天才底唯一的事業，而靈感是這事業底唯一的資本，諸如此類的強辯與狡辯。

其實，這些，倒往往不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各個山峯即使有崎嶇峻拔的姿態，山脈總是起伏綿互的。所以，這五顏六色裏，實在潛藏着大的聯繫，大的陰險。

靈感這塊的表皮必須剝下來，以顯無情！

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夠滿足於一種生活旁邊的解釋呢？靈感是創作底，或者說創作的衝動？

比較地，這解釋是地止的。但是我們在這裏，還不能看見一種內發的狀態；因此，這很容易被拉扯到神祕主義的血緣關

係之上，仍舊容易被還原為神祕主義的。而且撲索得缺乏神祕主義的華采，也容易被認為是兩者之間的不高的，凡庸的。靈感要說明：這創作慾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什麼狀態底底才有這一衝動。

山一切不是從非常的天才，而是從極人間的生活中。

對於生活的搏鬥，向生活的祈求大，從新所得的感也也就強而大。有強的、大的感受，才有強的、大的感。

生活在那一點一滴的平常的感受吧，也同樣是可以構築成不朽的金字塔的每一塊花崗石。

生活在今天，能夠沒有今天的歡悅、今天的哀痛、今天的亢奮和今天的抑鬱的種種色彩的感受嗎？在今天的解放戰爭、正義戰爭底前哨，我是不是有着一種豪放之感，假使有，這浪層是不是我把生活直接向這巨瀾拋去而激起的？而在今天的市儈集團、特種職業集團的圍牆中，我是不是又有着「靈感」之感，假使有，這靈影又是不是我底生活無可避免地被這氣壓捲去而形成的？尤其，我是不是要生活，而且所要的又是怎樣的——種生活！

靈感，生靈得真實，充實，結實！

一個哲人所說的：靈感產生於精神健康狀態，飽滿狀態。從這可以得到理解。

靈感在一般的視界是爆發狀態的，但是牠也有積蓄的狀態，積蓄的狀態，而且還有持續的狀態。

一般以為那是飄然而來而又飄然而去的。這不是全部。靈標說法的，原因和結果，還是如上面所說：在靈感的無知，或者在增加神祕的特性、高昂的價格。

「月光曲」是在一個月夜作成的，但是「戰爭與和平」寫作却費時若干年月。聚落山巒的圖影是露露底一線，瀾漫地一線，却是海水底平滿。靈感不僅僅是一種敏，而且有着各種的

靈感有時刻的，也有非時刻而驟然的；在時刻的不及明白  
 明從來，在非時刻的又不容易清理出來所從來，——這也是詩  
 秘主義藉足和拍頭的煩瑣之處吧。

靈感底人間的解釋，這樣，它就歸結到廣泛的存在。  
 不錯，是廣泛的存在，原不是天才底特權。

為什麼這個人有，那個人又沒有？這個時間有，那個時間  
 又沒有？

磁性這個東西，是鉄和鉄製物所共有的，無論是磁鉄、釘  
 子、汽道和磁口——天然的或者製造的。分子排列的差異，和  
 這排列是否被適當組織了，就顯出磁性作用有或者沒有，  
 較強或者較弱，發生以及消失。人和靈感正如此。

我的朋友會吹笛，吹得清越悠揚，在笛子這樂器操縱樂曲  
 到神化仙妙的境界，而我一點不會。這並不是我朋友有天  
 賦，而完全沒有毛髮。能力從學習而來；潛力是共有的。能  
 力就不一樣有，而且有差別，有強度。能力，是潛力底被提用  
 ，在運動過程裏不斷活動的開花結實，而且在不斷活動裏不斷  
 地昇高。任何笛子，各種樣子的，各種質料的，優美的或者粗  
 劣的，在我底朋友都吹得絕好；在另一面，我如一管笛子和一  
 根棍子並無分別。但是，假使我曾經學習呢；假使我對開始  
 呢。——

而且，我底朋友因為有那樣的喜愛，那樣的親切，他底笛  
 子和他底生活不可劃分，因此隨便拿了起來的時候，快樂和哀  
 愁的時候，都是琳琳瑯瑯的。反過來說也是真實，他吹得好，  
 他愈愛吹，他底音樂的衝動才特別敏銳鮮活，強烈豐滿。

我完全沒有音樂的要求？不是的，我也非愛好的；祇是我  
 不熟習於把這一感受的東西反射出去的形式，不能夠把握表達

的秀法，情緒一般地是有着，能力却沒有，不是靈感底根本的  
 缺乏，只是他在音樂是確有狀態的而已。沒有成熟地通過音樂  
 這一東西——不通過音樂而已。

所謂販夫走卒也有煙水氣者，或者說詩，或者說靈感。不  
 是這一類東西底存在底普遍狀況麼？不是即在非文化活動的  
 低下的階層，祇要有較大的生活的接觸面也就會被引到而感發  
 的麼？所以，不是詩人的詩，不是詩的日常生活，偶然也會  
 苗放出詩的花，而且特別是好詩。

條件是：祇要那是真實的靈魂，祇要那是健康的生活。  
 所以，另一面，高貴的教育，倒往往大量地產生賄賂，不  
 產生詩。

有從生活的感受底存在，而有詩的感發底產生。生活不是  
 隱默，不能夠隱默。靈感是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對於生活的適度  
 的組織的靈魂、震動、精神、燃燒，人類同有的熱情與藝術必  
 具的組織力底噴湧，像電，像火，像泉。  
 靈感是人底詩情詩景底一種美麗的醒覺；在這裏，生活力  
 對他強悍而又神奇地要求着一種愛什麼和恨什麼的，怎樣在愛  
 和怎樣在恨以及怎樣的愛和怎樣的恨的明朗的生命的呼叫。  
 毫不奇怪陸離呢。

一九四三，五，二五。山城公寓。

胡風 近版書四種：

- 看人雲手記……七八元  
北碚自力書店
- 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二四〇元  
南天出版社
- 棘源草……一三五元  
南天出版社
- 在混亂里面……即出  
作家書屋

中庸主義的特徵，就是「折中」。「命固不可不革，然亦不可太革」，是極端例子。其他如「感情固然重要，不過理智的作用不可按捺」之類，都是的。

然而，為什麼這「折中」的呢？

因為恐怕不這樣折中就「太偏」，一「偏」了就有「流弊」。爲了預防「流弊」，就非「不偏不倚和平中正」不可。這就是所謂「補偏救弊」。

因為要「救弊」，所以要「前偏」；因為要「補偏」，所以要「折中」；可見，就是這個「流弊」，才逼出了中庸主義，中庸主義就是怕「流弊」才怕出來的。

那麼，又究竟什麼是「流弊」呢？

「流弊」，就是本來很好的東西，後來弄出來的壞處。這壞處，是由那本來很好的東西而生，但又並不就使本來的好的都變壞。

因此，並不反對革命「本身」，革命「本身」本來是好的；只是革命太過也要有「流弊」，而「流弊」當然是壞的；於是「命固不可不革，然亦不可太革」了。

同時，禮教固然可以吃人，但這只是禮教的「流弊」；而禮教本身却不受「流弊」的影響，仍然還是好的；於是「不可以來流之弊，並廢其本也」了。

既然「不可以來流之弊而並廢其本也」，不也就應該不可以革命的「流弊」而並廢革命本身了麼？豈不是一樣的道理麼？然而不然，並不一樣的。

禮教固然有了「流弊」，但它「大身」已經建立穩固，易於補救；革命，則新基礎還未建立，新「流弊」便已產生，舊基礎已經破壞，舊「流弊」又還存在，就難於補救了。這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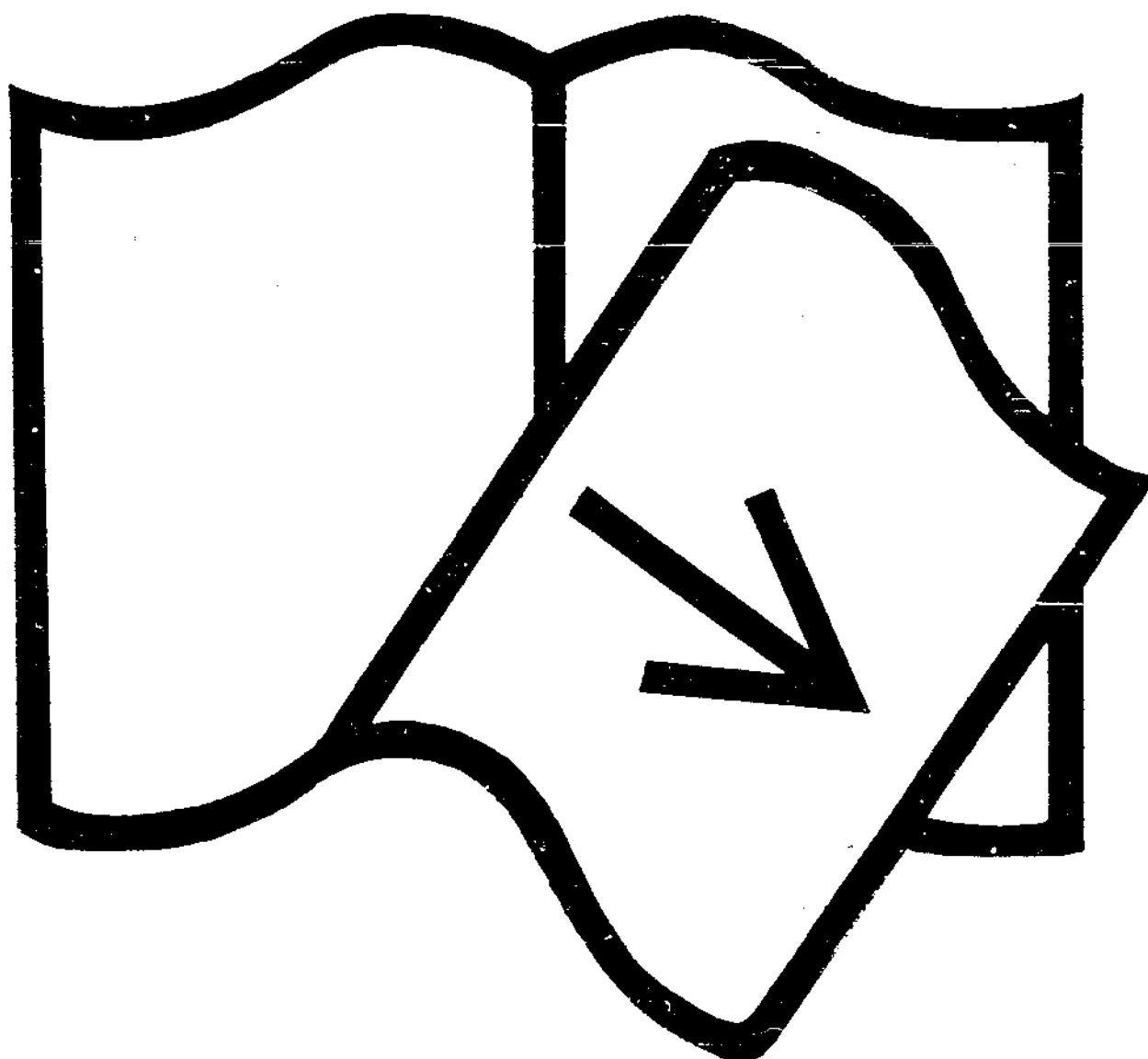
舊「流弊」即使再壞，已經可見，不過如此；新「流弊」還不可見，安知不比舊的更壞呢？這是二。

而且，我也並沒有反對革命「本身」呀！我不過是要革命時「穩健」一點，不要革得太過罷了。這是三。

就這一套「流弊論」，便給中庸主義者們以一個最有利的武器，一面保了舊的，另一面壓殺了新的，妙用無窮。

然而，他們也並非故意找出這些理由來的，他們實在是真的害怕「流弊」，前面已經說過了。

他們確實看到，新創造一件事物總不容易弄好，反而大概都要弄壞；他們也確實看到，守着已成的東西總要容易些。總不會弄得怎樣出於意想之外的壞。久而久之，便成了習慣，對於創新的事情總得一定要弄壞，以「流弊」取用它，對於已成的東西總覺得究竟是個保障，以同一「流弊」害它了，所謂「對舊氣運就心平氣和，委曲求全；對新生機就心平氣和，家醜無備」，其關鍵也就在此。



149 — 186

他感到烏黑的、發亮的眼睛。這兩隻眼睛在望着他。

他抖了一下，燈灑到地上去了。他迅速地逃了回來，戰慄着，找到了火柴。火柴好久擦不着，他覺得，祇有他一個人活在世上了。

「不行，我是一個男子漢！」他想。

他點上了燭燭，拿着燭燭跑了出去。在室屋裏東張西望地跑了一圈，拿起了釘鏢，拾起頭來，看着老鼠。

老鼠抓着，叫着。

他舉起釘鏢，閉上眼睛，猛力地擊了一下去。一下，接着又是一下，敲在老鼠頭上，牠尖銳地叫着，而後牠沉默了。

他從事這個恐怖性的戰爭，總在一種昏亂的狀態裏面，他聽別人說過，老鼠們是常常會裝死的。牠一共敲了八下。

他又舉起燭燭來，照見了流着血的老鼠，牠那兩隻突出的，烏黑的眼睛，仍然在望着他。他認為他沒有死，又敲了三下。

他昏亂地跑進房來，忘記了有飯盆蓋着，好久都打不開門。門開了，老鼠落了下來，牠趕緊關門，跑到床上去，用被蓋蒙住頭。

他覺得那兩隻突出的，發亮的眼睛仍然在望着他。

「不行，今天夜里定要做夢！」他想，跳了起來。

「傳單分三種，收入，支出，轉帳，特別注意的，表現帳戶與現金之關係！」他迅速地吃，抱着頭。「簿記又分三種，總帳，日記帳，明細帳！」而報表之類，一般以為，實在是我國之會計工作！」他抬頭，凝神，又看見了那雙可怕的眼睛。

「不行不行！」他說。「臣克言，皇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他信任，凝神。「我的人生計劃共分

四步：第一步為籌會計，讀國文英文……不一定要進學校也能當主管長官的，為事貴有恆，要發奮努力……抗戰已經七年，我雖家已窮四年，今年二十歲，我是七月八日子時生，據說是九月二十日丑時生！桂花香，榴子紅，吃年飯，放爆竹……不行不行！無關一點人的聲音都沒有呀！」他焦急地說。

突然地他聽到了老鼠叫。漸漸地周圍全是老鼠叫，吱吱吱！他疑心那隻老鼠沒有死，邀了同胞們來復仇了！

「老鼠會咬死人？人家說老鼠有毒，不然怎麼會有鼠疫？十個二十個老鼠一定會咬死一個人的！」

「這張現金表上一共是十八項！逢九進一，逢九進一，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二……我明天還是去喝藥了！四下五除一！」他高聲地喊着，打起算盤來了。「死要學好算盤才能當會計！」又是逢九進一……牠們叫，比方說，三十個老鼠會咬死一個人的！」他用力地搖了一下算盤，沮喪地抱着頭。

「表哥！表哥！喂！」他站起來，大聲喊。

他表哥在隔壁房裏憤怒地擰着牆壁。

「你鬧什麼，滾帳東西！」

他打開個門，跑到他表哥門前。

「我有話跟你說，表哥！」他緊張地說。

「嘿，你用功的成績怎麼樣了？」表哥說。

他聽見了這表哥翻身的聲音，他做了一身鬼臉。

「嘿，你來看，我打死了一個老鼠！」他說，快樂了起來。

瞎子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夜

公路局車站。售票員高華，穿着一條破爛了的夾褲，和一條發霉的老布襯衫，個子很矮小，打鐵的，乾枯的臉上顯露出一種頑固，但在這頑固里又含着一種暴烈的確信和毅力，因為他的生活，在某一點上，是非常充實的。他學識很粗，但有一種出神入化的車手，他感到一種熱情的興奮，久而久之，這熱情則變為一種成了他生活的當然的一部分了。他本能地就會被那些熟練的聲響刺激起來，即使他已經疲乏地在打着盹。和那聲響，那聲門大響聲，在車門前和車門前而而而糾糾地大聲喧嘩，這聲響，好像吃飯似地，是成了他的一項需要了。他覺得，假如沒有他，一切便會不可想像：車輛將不能行駛，於是就發生一些驚人的災難，比方乘客互相踏死，漂亮時髦的突然失蹤之類。這一類的災難常常在他夢里出現，使他感到快樂，並且使他對於他成職務有了一種嚴肅的意識。

夏天的一個炎熱的早晨，第一輛班車開駛以前，高華在車站門旁溜躑躅。他左手腳踏在車身上，同時又看左手，這樣，他觀察着有一種雄壯的姿勢了。他與舊山驕傲，嚴密地注意着上車的乘客們。

一對年青的男女正在上車。  
「這一對一定不是正式結婚的，不信你看！啊哈，她抓着他的手！」高華想，接住了穿西裝的年青的乘客遞過來的車票，一面緊緊地看那個漂亮的女子。

「這一定是一個國難的暴發戶！這是他女人，這個呢？恐怕是他小姨——你看小姨才風騷，他一定跟她勾勾搭搭！——乖，這個包包是頭值錢呢！」他想，接了票。忽然他有些煩惱，他想他應該給一點顏色讓這個擺架子的暴發戶看看，於是他就大叫了起來。  
「你快走，快走！叫你進去！」他憤怒地叫，然後又回

頭，他憤怒地看了一張。那男肥滿的，瘦金已瘦一男子，他快走，快走去了。

「你放不進去——這一定是一個特務人員。」他想，望着那個黑黑瘦瘦，穿黑色中山裝的男子，他恨透了。

「這一定是男學生女學生，其實他們懂得什麼！他一定剛才從旅館出來，有一個笑話……」他想，該該該接了票。

「車！車！車！」他怒吼了下來。那個鄉下人，慌忙地換下了車票。

一個瘦得極其瘦弱的女學生，提着一個行李，走了過來。  
「不行，上不了車！」他冷淡地說，指着她行李。

「請，請原諒一點！」女學生柔順地說，可憐地看着他。他這出惡劣的表態來，搖一下頭，接住了另外一票。

「那麼，補一張票來！」他說，冷冷地一眼。「看她怪可憐！」他想。

「請你原諒，因為這……」女學生說。  
「公家上的事情！又不是我……」他大聲說，搖了一下頭。

「這其是女學生不能過……」他想。  
這時有一隻手觸着了他的肩膀，他抬起頭來，立刻覺得裏面，提着一個鄉下人，一個……他在摸索着。他另一隻手裏，提着一個鄉下人，一個……

它們是很沉重的……

高華勉強地接了票，他看眉頭看着他。  
「等一下！等別人上完！」他突然憤怒地吼。

「請，放下錢來，等待着。」  
終於，在高華嚴厲的監視下，車子開始了。他

這套。他顛抖着舉起他右腿來，踏着了車門。接着，他全身顛抖着，這套機器來；這是海放吃方，他滿頭大汗了。

掛在車內的乘客們，有趕地，或者為難地，看着瞎子。高國華憤怒地看着瞎子，他覺得是車內的乘客們要求他這樣。忽然地，他大吼了一聲。意識到乘客們正在看着他，他覺得光榮。瞎子驚慌，砸在車門上，同時繩索斷了，鋤頭，釘扒，鏢刀，砸出了大的響聲，散落在車內。

車內發出了不滿的，埋怨的響聲。那個戴黑禮帽的人，幾乎被一個釘扒，傷了腳，憤怒起來，看着瞎子。

一個穿制服的學生，向落在他後腳邊的鋤頭踢了一下，他是想踢出來，但是他踢到一個軍官底腳上去了。軍官憤怒地把鋤頭踢到旁邊去。戴黑禮帽的人踢了兩腳，一個西裝青年踢了一腳，很多腳都供職地，憤怒地踢了起來，於是鋤頭就消失在腳下，森林裏了。

瞎子伏在車門上，用他顫抖的手摸索着。他臉上顯得忍耐而安靜，無論是腳踢的響聲，乘客們底怨恨的響聲，或者輪票員高國華的吼叫，都不能破壞他的這種安靜。一陣混亂的腳踢聲，釘扒，鏢刀之類落到車下來了，於是他就在地上摸索着，並且查點着數目。

高國華停止了吼叫，乘客們底怨恨使他不安起來了。他覺得應該忍耐一下，讓車子快一點開出去。他覺得，對瞎子，應該特別忍耐一點。但他忽然向瞎子演說了起來。同時他覺得漂亮的乘客們都在讚美着他底演說，不但不怨恨他，反而因他而快樂了。他對那些愛他底乘客們發生了強烈的好感，他覺得他們都是一些頂好的人。

瞎子在各處摸索着，他這差兩件。  
「你想想，你是瞎子，根本看不見，」高國華說，「你也來趕車，你說看看，你知道汽車是個樣子？是圓的還是方的？」他底響聲說，做着姿勢，使聽見了車上的響聲。「你說

是圓的還是方的？我當你以為它是一個烏龜呢！」他說，愛着乘客們，並且愛着瞎子所不能看見的汽車了。「我告訴你汽車是個樣子！它是美國人發明的，美國就是同盟國！你這底見過飛機沒有？……」（車上有丁不耐煩的，噴噴的響聲）「瞎子！我警告你！」高國華迅速地憤怒地叫。挺胸來，看着在地上摸索着的瞎子，「你帶這些東西不准趕車！別人帶包包箱子，你帶這些破銅爛鐵，真是從來都沒有看見過！」（車上有丁憤怒的喊聲，高國華重新着惱了。）「你想想，瞎子！你今天要是把這些客人，應打傷了，你怎麼辦？」他面紅耳赤地大聲叫，覺得乘客們重新地非常之喜歡他了。「你想想，這些爛鐵能值幾個錢？打傷了這些客人，好，起馬要在中央醫院頭等病房住一個月，兩三個月都不一定，頭等房間，你想要好多錢！醫藥費，看護費，還有伙食！」

車上的客人們憤怒地吼叫了起來。天氣是這樣的熱，車內是這樣樣的擁擠，乘客們是急切地希望着開車，對於瞎子，鐵器，以及高國華底關於醫院的演說毫不發生興趣了。

「混蛋！」車內暴怒地叫。  
「這些先生們是不會要你的爛鐵的！」高國華大聲地向瞎子說；他仍然在車門前面的地上摸索着，帶着淡漠的，安靜的表情。

「混蛋！混蛋！你這個王八旦！」車內叫。  
高國華吃驚地看著車內；他明白他們是在罵他了。瞎子憤怒地從車子前面跑了過來，於是高國華憤憤地跳上車去，把瞎子拖開，關上了車門，面紅耳赤，滿頭大汗地吹了開車的哨子。

「都是他媽的王八旦！」他罵，望着破爛子的瞎子。  
瞎子，被高國華猛力一拖，仰天地跌到地上去了。但他眼









你乾什麼！王家老太婆求她，痛苦地說，捏着這條雨巾。她幾乎從來都不曾知道，小豬，是並不懂地低語的。「你想，這個樣子亂作又有哪幾好，你自己又是不怕冷！」她說，慈愛地捏着，小豬，她覺得，小豬，連衣服都沒有穿的，站在雨中，一定很冷。她想到，小豬，長大了就要被殺死，自己却一點都不知道，是很可憐的。她心酸起來了。「唉，你孤兒多可憐，又不通人情，又不曾講話，心里有苦又說不出！」她感動地大聲地向小豬說，捏着這條站在雨中。

小豬靜靜地抬着頭，站在路邊望着她。它是全然不能明白了。它覺得，如其這樣無結果地等待着，不如睡下來再說罷。於是就睡下來了。一睡下來，縮着頭，就覺得一切都無問題，非常的安寧了。

「你孤兒起來！起來！」王家老太婆叫，在它身邊拍着篋條，然而它不動，而且一點聲音都不發。它覺得這確做是非常的好。

這時傳來了踐踏着泥濘的脚步聲，和別人關了柴，在排解糾紛的場子裡吃醉了的段保長，提着一個燈籠，搖搖擺擺地走了回來。他提高了燈籠，露出懷疑的、憤怒的表情來，照着王家老太婆，又睨着小豬。他覺得，在他底這一保，人們是不應該在夜里無禮地瞎來的。

「我當是哪個哩！」保長輕聲地說，他底燈籠在風里搖閃着。

王家老太婆覺得自己是受了侮辱，於是憤怒地用篋條拍打着地面，向她底小豬喊叫了起來。

保長皺着眉頭，輕視地看着她。  
「我早就勸你說：兩個大年歲，胡里胡塗的，沒得事就睡睡覺，假樣子豬嘍！可是你偏想，日也想來夜也想！人家

新媳婦想兒，也沒得你想得個個兒麼！」保長搖着頭，用曼曼的，唱歌般的聲音說。「拿歐我！」保長說，於是增進竹條來，擰起袖子，憤怒地抽打着小豬。

小豬哼着，但不想動彈。終於它覺得事情不大對了，跳了起來，鑽到路邊去，驚異地望着保長底燈光。保長追了過來。「你個瘋豬！你個瘋豬！你個瘋豬！」保長說，發憤地抽打着。

王家老太婆着慌了：保長打篋條，好像打在她心止。  
「段保長，拿跟我！拿跟我！」她憤怒地大聲叫，追着保長。

小豬連跳地逃着；細想偷懶，因此就換得更兇。保長憤怒地抽打着它；燈籠落到泥濘里去，熄滅了。小豬尖利地嚎叫了起來，重新奔到路上去。

「這孤兒，打得痛快，身上都暖和！」保長說，遞過篋條來。

「你個個打拳？不是你豬兒，沒得心肝！」王家老太婆憤怒地說，搶下了篋條。

「好，你自己去打；輕輕地摸！」保長冷冷地說，走了開去。「老子燈籠都熄了……王家老太婆，我早就勸過你，」他站下來，大聲地說，「你這個樣子不括豬的：一匹好豬！看那個錢你個個辦？說好的四個月本利還清，先說在這里，休要又找我吃皮何！」保長在黑暗中說，於是攪着泥水走了開去。

王家老太婆氣得直發抖，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周圍又完全寂靜了。雨住了，寒風在天空里猛烈地呼嘯着。王家老太婆非常的難受，同時感到了一種恐怖。她看見小豬在路邊悄悄地向她抬着頭，覺得一切全是因為它，發狂地憤怒了起來。

小豬同情地看着她。

「剛才究竟是怎樣弄的？」它底眼光，問。  
「你孤兒！你孤兒！你孤兒！」她憤怒地叫，衝了過去，瘋狂地抽打著小豬。「你孤兒！別個能打你，我就打不得？你孤兒！你孤兒！」

小豬失望地，憤怒地嚎叫了起來，從她底腿旁衝開去了。於是，除了可怕的風聲以外，再沒有別的聲音了。她忽然恐怖起來，覺得小豬是被打傷了。她呼喚小豬，用一種柔弱的，哀憐的聲音，然而，風吹著，小豬不再回答她了……她更強烈地感到恐怖，並且感到孤獨，她覺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陣冷風撲著她，她底眼睛昏眩了起來，並且她底手脚浮動……

她明白她已經倒下了。她忽然感到安寧，她底內心變得非常地溫柔。——我愛死了！唉，可憐這多好啊！——她想，依稀地聽到了尖銳的風聲。她覺得她底一生是無罪的，她底心裏有某種。她覺得另一個世界向她打開了，平坦的道路，照耀著溫暖的，慈祥的光明。天上有五彩的雲，遠處有金色的光。她看見，從這金色的光里，一個美麗，健壯，苦澀的姑娘向她跑來，從這項，肩膀，髮肢上飄揚著美而發光的絲帶，手裏捧著一個大的，光潔的冬瓜，這個女孩是這底最可愛的女孩。  
「家裏啊！我先來，他們都來了！」女孩溫柔地在她底耳邊說。

她聽見了孩子們底整齊而清脆的歌聲：  
「磨豆腐，  
磨豆腐……」  
在她幼小的時候，她是和別的孩子們一起這樣地唱著的。在她出嫁的時候，孩子們是這樣地唱著的。在她底悠長的一生里，降家——孩子們，也這樣地唱著……

她底小豬悄悄地跑了過來，在冷風里戰慄著，長久地懷疑地望著她。對這個，它是一點都不能瞭解了！——它挨著她底身體在泥濘里睡下來了。

### 新奇的娛樂

一九四四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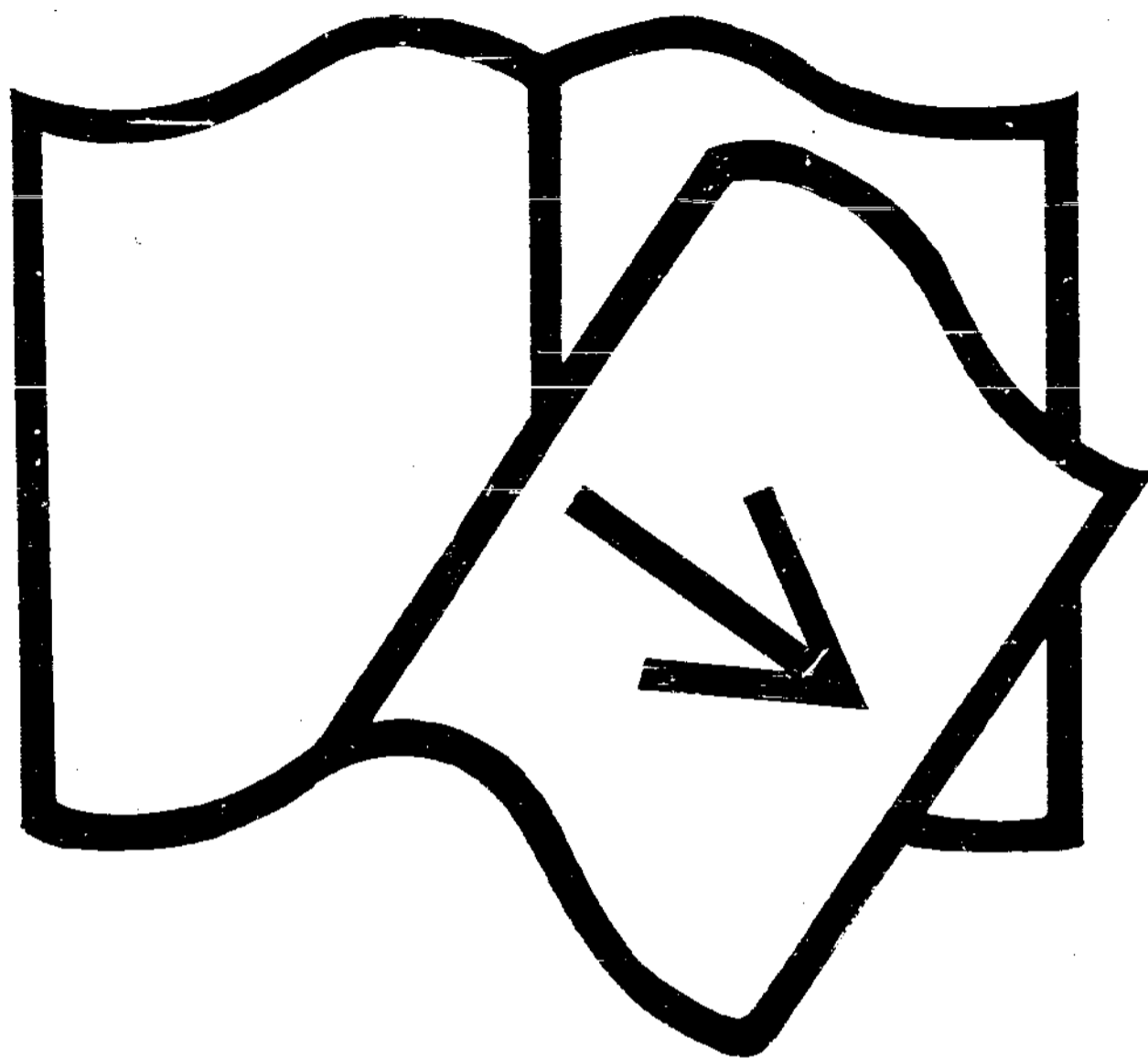
陰雨，溼漉漉的重慶街道邊上，人們成單行地排列了過來，在等候著公共汽車。後來的人陸續地加入著，這行列就不停地增長。這些人，大半都是穿得相當整齊的公務員：藍色、黃色、黑色的制服，大衣，中間夾著小姐們，漂亮的絲巾，頭飾，和鮮豔的外衣。間或也有穿舊的工人，狼狽的青年和流浪漢站在他們中間。

汽車好久不來，大家都一動不動，焦悶，他們之中，有的在看報，有的在不停地重複地東張西望，要他衣服更整齊些；有的，小姐們，在不停地輕輕地摩弄著頭髮，她們總是確信她們底頭髮已經被弄散了。

小汽車和六卡車在街心奔馳著，濺著泥濘……  
有一個詩般的瞎子，在擁擠的人行道上摸索了過來，用他安穩的竹桿輕輕地敲著地面。這街道是喧鬧的，然而瞎子是安靜的，他走他底路。他摸索著轉過身子來，預備進街去，然而他碰着了這煩悶的行列……

「過三點！」一個穿藍制服的，在看報的人說。他是從這章地這樣說起，因為他沒有想到要移動；然而，他前面的一部份人已經動了。看著這……  
大家有興地看著瞎子；他沿著行列摸索了一下，又轉身





195 — 198



然而小民們有種種法為自謀福計，這是以「肥」為愛。所以，過河不廢船，乘車不收車費，在學校裏，則強迫教師多給分數；進遊樂場，概不打票，且有優待他們的特設座位；甚至進賭場，博博，也不給錢。到底轉代講化，既有這等的注神，則必有應有的祀社儀式。

### 「四字」的奧妙

三十三號十月十三日的大公晚報上，有一則小新聞，題為「斬日、反日」；內容是：「日寇於我淪陷區內收奪土匪，改編偽軍，每別番號為番頭第X X X師團等。或稱敵酋曰：「暫者，斬日也。」敵聞而諱其說，遂不復用暫字樣。

一論函區中有人書「版」字少「白」字上一撇者，在內閣被圈圍，其罪狀為「有反日嫌疑」。

前時，不記得是那一家報紙上，也載過與此相類的另一件事：說是日寇攻下洛陽之後，覺得「洛陽」音近「洛陽」，遂改名為「洛陽」，但又覺得音近「洛陽」，又要改名了云。

這一類把戲，都顯近于測字先生的把戲，可笑得很。感到統治不穩，所以神經過敏，處處疑神疑鬼的吧！這大概可以是一方面的解釋。

但我想測字先生的許多文字講，却因而是想類另一面了。那些文字獄之中，當然有不少

抄到這里，就接到報紙，說是德國的政權，歸希特勒獨攬了。可見德國也進入了超級的「社神統治時代」。但不幸的是，他就恰恰要完蛋了！「唉！」

一九四四·一一·二〇。

桂未晚

是由于文字內容的。但如查嗣庭一案，因為出了一個「維民所止」的八股文題，就被雍正皇帝把「維止」兩字解作「雍正無頭」，而與起那樣大獄的，這不也和「版」字少寫了第一筆而就「被圈圍」一樣了嗎？

何以具族統治者都歡喜來這一套，無間古今呢？莫非素來曾聞「文字之禍」的著名，覺得這國裏的文字的確大有道理，所以才特別注意麼？我想，恐怕是的。

### 王莽的訓導方法

漢平帝不明不白的死掉以後，「行天子事」的安漢公王莽，就在皇族中間特別找出一個只有兩歲的孺子嬰，來繼承帝位。當然，兩歲的皇帝，能治什麼天下呢？於是，王莽做了一「攝皇帝」了。

但皇族中紛紛有人起來反對，說王莽居心叵測，王莽覺得自己一片好心，竟被誹謗至此

「暫編」與否，「洛陽」與否，那都還牽有什麼關係；只是「反日」與「雍正無頭」之類，就有不知多少性命送在這上面了。如果真是高壓之下，心猶未死，只得在還上面寄託一點反抗之心，因而買禍的，倒也沒有可說；但我看，無論古之查嗣庭，無論今之有人，都未必真在還上面做這些功夫，那麻煩，這些性命就不知誰把它們送掉了。

一個國家，到了只能以文字語言的神祕轉殊性來誦人的時無，情形已經悲慘；何況先以這神祕轉殊文字語言拒絕友人的幫助，後來就只能以這神祕轉殊的文字語言幫助敵人的屠殺呢？

或曰：明太祖也會在什麼人的詩文裏面畫出一個「殊」字，解釋成「歹朱」。因而殺了許多人；你何以只說異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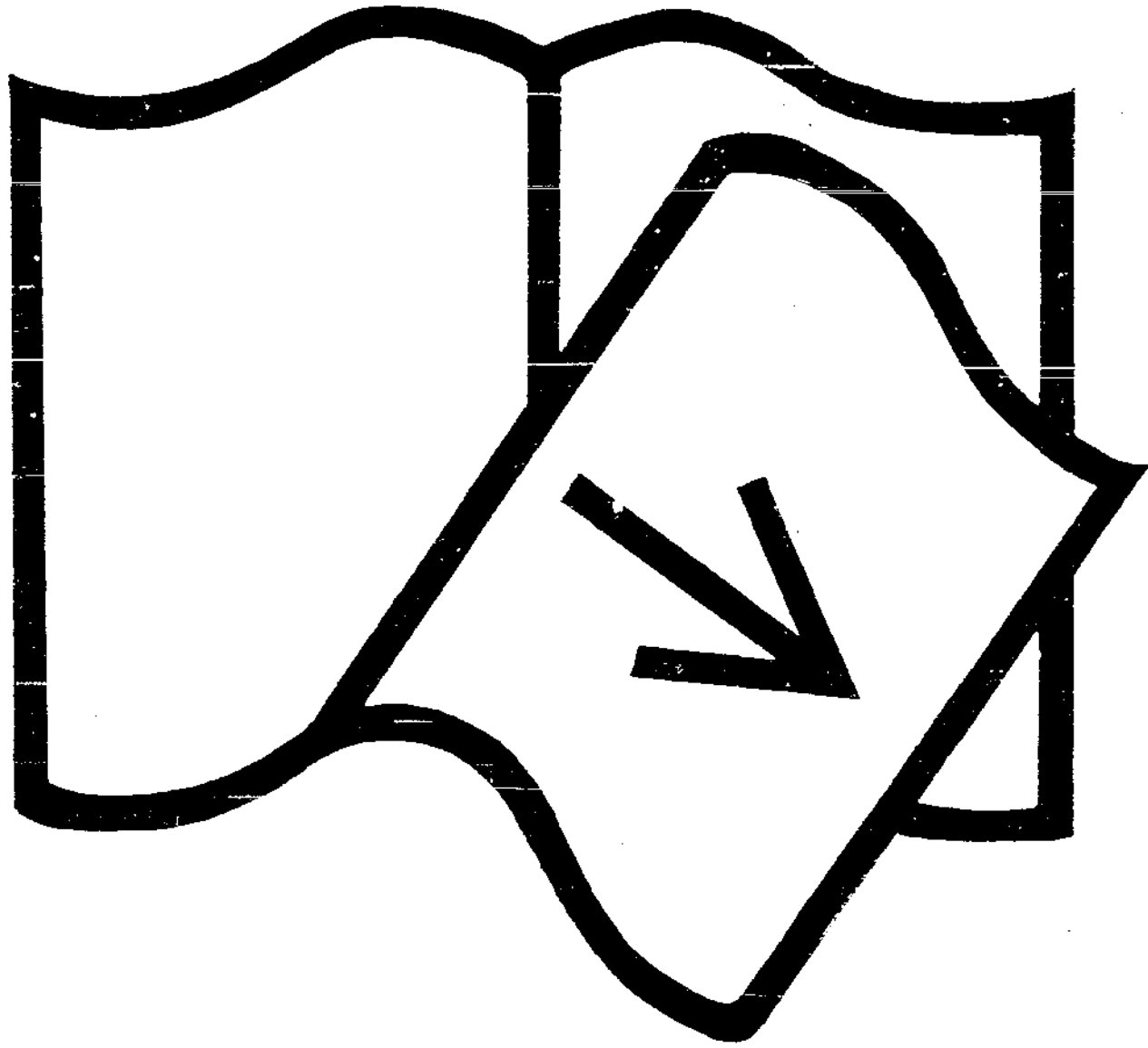
答曰：本來一樣的。

四四、一〇、一七、

袁三野

，就模倣他書裏面那篇說說，是周公作的「大誥」，也作了一篇「大誥」，頒佈天下。大意是說：從前周成王年紀小，周公以攝政的身份，代行天子事，一直盡力調導成王；等到成王長大，並且已經被調成一個賢君，周公就交還了政權。現在，他對於孺子嬰，也是這個關係；將來總有一天，小皇帝可以大白於天下。云云





201 — 210



可是，天下事也並非能夠如此。普通人中間，都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的信條，何況堂堂天子呢？有時，正正經經的做「后」，「昭容」，「昭儀」之類，倒並無意味，反是像偷竊似的比較更好。所以，以宋徽宗之勇，要把一個李師師公開接進宮去，「護教怎樣？但使偏不，雖然已經册她為「宸妃」，却仍讓她在宮外做她的「名妓」。自己則不惜犧牲，從宮裏打地進到她家，鬼鬼祟祟的鑽來鑽去。並且和周密爭風吃醋，幾乎把這位詞人弄得充軍。而清朝的咸豐皇帝，更因私出亂，至於「出痘」而死。由此類推，只要手段高明，儘管表面上一不為君用，無論做山林隱士或是在野名流，也並不一定就會得罪。反而可以像李師師一樣，份外的「承恩」的。

不妨再比較下：這類隱士或名流之被「賜宴」或「請吃飯」，皇帝自來就如做偷向宮外傳話子。比后妃之流的公開「侍

文學的強盜

那山莊沒有樹  
那河裏沒有水  
那裏的人沒有淚

上面的詩是艾青底荒涼，被X先生引用到他底論小詩裏，刊登在詩風文藝第一卷第六期。作者告訴讀者的是：在艾青底這三十二個字裏，清楚地展開了一幅圖畫，「荒野、土堆、山帶、無盡的勞作、貧困裏可怕的飢饉」。

字來論這一首詩，雖然他是不明瞭，正由於不明瞭，X先生才有機會要魔法，但是牠底中心，也可以被把握。因為，「那邊的人沒有眼淚」的說法，用不到更多的註解。

不可說「無盡的勞作、貧困與可怕的飢饉」，如X先生所說的，於人「沒有眼淚」，我作、貧困與可怕的飢饉，我以人類的資格和欲求願意，在現有的一種之外。

「妻」更有味；請來「論導」或「稱頌」，皇帝自來。比宮女們的頌歌更更有味。至於這些隱士，流聞或替皇帝實際做一點勞，即在皇帝底威覺中，自然更見等於較有神祕意味的「滅燭舞兒」，遠遠勝過宮中那平淡無奇的「進御」「侍寢」了。這樣看來，隱士或名流之類，實及不可為而可為；但「不可為」中的「可為」，其學至難，非於「君臣」的關係有深淵研究，並從各方面加以比較者，孰能勝此？

可是，「昭容」「昭儀」等對於李師師之流，自然也要比端嫖姬的。那隱士除了借陶潛來罵隱士的人，恐怕也有一種「夫君子的一覽燻」的心理向外；另有些專著經本的書來罵盡一切隱士的，其心理亦可得到說明了。

一九四四、六、七、於左道樓

這山莊上有黃金  
這河裏有可口可樂  
這邊的人眼裏有淚珠

一九四四、一、二、三



### 「一個人的煩惱」

石懷池

——目前創作上儼然(客觀)主義傾向的一個例子底評析

小資產階級份子的參加抗戰，是有着五花八門的不同形式的，但卻也有一個共同的普遍的主要特徵：大多數都是一只憑着一股熱情，一片主觀的幻想，投身到一當時的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洪流裏去的。而其結局，由於各個人底對於客觀環境的不同感受，以及其本質上的或多或少的差異，卻是光怪陸離，紛紜複雜，迥然不同的：有的在戰爭的烈火中得到燦爛，終於一直生活在人民的海洋裏；有的落了荒，在沉悶孤寂裏作着凄楚的個人的戰鬥；也有一種到冷清的現實，主觀的幻想頓然消失，於是憤然遁世，有良心的則牢騷滿腹，坎坷一在，沒靈性的竟乾脆走到相反的陣營裏去。

這是一一個變化萬端，廣而大的，足能我們作家們放馬騰蹄的創作領域，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大多數去過前線，而現在生活在後方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們都在探索着這個主題。據文井底以一個人的煩惱便是一部這一類型的作品。

主題把握的正確，和對於當前現實的教訓

意味，是人們給與這部小說以成功的評價的最主要的基因。茅盾先生在序裏說：「作者沒有從正面寫那些富於積極意義的人物，作者却寫了個從鬥爭中逃陣下來的人物，但雖然如此，劉明的故事還是有積極教育意義的，因為這是一面鏡子，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鏡子。」這是頗為適切的見解。像主人公劉明那樣一愛以幻想跟養心造的人們，在抗戰初起時參加戰鬥的而後退逃出來，現在在大後方苦惱地度着麻木的生涯，是很多的。這是一個嚴重的真實。有過幾年的陣陣說說者讀着這本書，想起自己的往昔的英豪，是會洒幾滴悔悟的眼淚的。

但是，「一個人的煩惱」的成功似乎也止於此，而作為一個現實於人生和藝術的作家卻不應自足於此，相反，應該渴欲向前更突進一步的。

指點明瞭的藝術作品並不是「寫給批評家的論文」。也不是用人物和情節來解釋一個思想觀點的插畫(illustration)或藉藉(aphorism)。藝術是從生活內容提昇出來的，社會科學的

結論或思想只能作為作家對待生活以至把握生活的引線。因而，正確的主題並不是藝術作品的全部成功，僅不過是一個先決條件而已。藝術作品是有他自己的藝術的特質和生命的，他要求真實，更要求藝術的真實，他要要求生活和人物，更要求形象化的生活和典型化的人物。這些都會是「一個人的煩惱」底作所努力探索的，但是，不幸地，卻都沒有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首先，我覺得，「描寫生活」曾是作者的長處，但也正是作者的缺點。一個富有魄力的作家，他之處理生活，是應該採取主動的地位的；對於一位新現實主義者，創作過程並不僅僅是一種對於現實生活的冷靜的，靜態的，單純的，「概括」和「分析」的，邏輯思維過程；他應有的現實主義，或是客觀自然主義不同的分歧點，就在於他更要求着「戰鬥意志的燃燒」，再精底飽滿，站在此生活更高的地方。現實的生活是紛紜的，枯燥的，灰沉的，但經過新現實主義者底藝術的主觀精神創造過程，表現在紙上的生活便是精煉的，生活，雖是複雜卻隱藏着內在的發展法則的，這是藝術卻引導着讀者的親切感和濃厚的興味，這是平淡卻又從平淡中看出不凡和美觀動人的東西。一個人的煩惱的作者底精神戰鬥的過程，沒有做成生活的主人，卻被生活拖去，而陷落在生活的泥潭裏。從這裏面，我們感覺到一種「思想力底灰白」，一種「藝術力底灰滅」。作者這固守老舊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

三

關於這個自然主義的傾向，曾一度被批判

有些作家是，生活隨遇而安了，熱情衰  
退了，因而對待生活是被動的精神，從事創作的  
是冷淡的職業的心理。既已失去了只有藉着  
藉才能向生活突擊的戰鬥熱情，又怎樣能獲得  
得思想力底強度或藝術力底強度呢？這就是所  
容觀（自然）主義，是泥濘在目前創作上的  
一個著目的傾向。（胡風：關於創作發展的  
二三感想）

我不知道，這個一般的分析和概括是否也  
適用於特定的「一個人的煩惱」呢？作者，然而  
，「一個人的煩惱」是一種平板的，煩瑣的，  
客觀自然主義的產物。這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  
事實。從湯敏之夫婦請客起，一直到劉明和王  
亮坐上火車回後方來，在作者筆下出現的無處  
不是生活，現實的生活，日常的生活，然而那  
卻是無光的，黯淡的，甚至於此不耐心的讀  
者感到疲倦的。這原因是在：作者沒有從「現實  
」和「日常」的生活的實質裏提出那些最特  
徵的，最典型的，最動人的生活，沒有能夠滲  
透去現象中的孤立的偶然的瑣屑的東西，把  
社會性的必然的特徵歸納在他的人物裏面；沒  
有全部地把握住恩格斯的名言：「現實主義不  
但表示瑣細的正確，而且表示正確地傳達典型  
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也沒有從生活的沙河裏  
淘出真正的金，而是把瀟瀟灑灑的沙粒攪和着陰  
暗地發光的金粒一起攪到紙上來。因而，「一

個人的煩惱」裏是有價值的現實的場面的：例  
如劉明走離石壩的不愉快的生氣事件，例如  
在戰場的那一個隱隱的黎明，幾個到「X X」去  
的人來談話的時候，所有的人底各不相同的反  
應，再如劉明和桂德山的許多次的談話，這都  
動人，因為他們本來就潛存在現實生活裏，正  
如同金粒沉澱在沙河的深底一般。但是，在「  
一個人的煩惱」裏卻更多地在毫無效沒有血色  
的，不顯緊要的，瑣細小節的生活場面：例如  
湯敏之夫婦的請客，例如劉明到趙廣生家去吃  
飯，例如劉明和石壩他們那無數次的吃餃子，  
例如在戰場小縣城裏的吃零食：這都是呆板的  
，無味的，灰白的，牠們與主題沒有息息相關  
的聯繫，也不會給故事發展以絲毫的積極的影  
響，更不可能使得某幾個人物的性格強烈地凸  
出，相對地，牠們腐蝕性只能削弱使人感動的  
藝術力量，正如同泥沙會使金粒的煥發的光芒  
晦暗一樣。當然，牠也是生活，但牠卻是生活  
裏的泥沙，是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所產生的圖  
解式的，照樣式的描寫所供給給讀者的產物。

記得G. 盧卡契在「敘述與描寫」的  
論文裏，「這兒暫且不管以盧卡契為代表的潮  
流派所犯的以「人民性」代替「階級性」的錯  
謬。」會述及愛羅勒。左拉在「娜那」裏所寫  
的賽馬場面，與萊奧·托爾斯泰在「安娜·卡  
列尼娜」裏所寫的賽馬場面的不同意義。前者  
是典型的自然主義的處理手法，是為寫賽馬而  
寫賽馬，暴露賽馬的黑暗內幕為其主要的描寫  
目的，與「娜那」的主題沒有血肉相聯的紐帶  
，在家庭主義精神被處理的對象而閉結，這

，是站在同一水平的邏輯思想的過程：而托爾  
斯泰是現實主義的，他把賽馬（特別是濃密壯  
奇的賽馬）當作羅倫斯奇與安娜·卡列尼娜底  
愛情發展的一個非常有力的影響的事件來寫，  
因而，也就積極地幫助了主題的發展。  
在托爾斯泰的這個光輝的現實主義的範圍中，  
顯示出我們前面所指明的「戰鬥意志底燃燒，  
情緒底飽滿，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亦即  
高爾基所提綱的「文學站在現實之上，多少從  
上而下地認識現實」的作家主觀精神力量的重要  
性。

我記得，作者歐文並在「一個人的煩惱」  
裏處理生活（精神創造的對象）時，還深深地  
掉落在左拉的，自然主義的窠臼裏。舊的自然  
主義必須放逐，而現實主義（托爾斯泰）特別  
是新的革命的現實主義（高爾基）底處理生活  
，不應是生活的從僕，生活的平板的照像，而  
該是生活的有力的主人，生活的藝術的彩畫。

四

生活是諸種複雜而多方面的，作為生活的  
主人的一個人也是繁多而各不相同的，不論是  
文學裏的天工程，是複雜的宏大的文字組織。  
牠不僅只描畫出一個人物的片斷的輪廓，也不  
僅只勾出一條某個單獨人物的生活的痕跡；不  
，不是的，現實主義的小說應該寫出社會的關  
係，社會的本質的內在的寫真；人是社會  
關係的總和。因而，人與人之間的糾纏和  
關係便成為文學作品不可缺少的處理對象。牠  
雖不能做到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式的地步，但



是無望的，其他所有的人物也都深陷在絕望的泥沼中，缺乏作者所運用的，還是客觀（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

### 談「色情文學」

冰 菱

碧野先生的「肥沃的土地」（長篇「黃泥」第一部）是表徵着目前的新文學創作上的一種惡劣的傾向的作品。這種傾向，基本上是生活的空虛及對這種虛偽的生活的虛偽的，自欺欺人的態度，以及思想能力，實感能力底缺乏。從這種空虛和缺乏，產生了對於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作着盲目的適應和投機的八股文學；用來粉飾這八股文學的，是一種表現着作者自身底可憐的苦悶的色情主義。

這色情主義，它底文學理論的來源，可能是歐洲文學作品里面的那種浪漫主義。歐洲的浪漫主義，帶着個性解放的包圍的，是對於舊世界的一種狂烈的衝鋒；但跟着這衝鋒，就到來了一個個人主義的向着神聖和內心的，內省的類型的文學新文藝的浪漫主義。比方在「靜靜的頓河」里面所表現的，主要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力量和激烈的生命。但我們中國的如碧野先生等類型的作家把他們剽竊了來，利用着它們底形式，滲入了中國的封建社會底腐敗底苦悶的色情內容。因此，這裏的形式，祇是「種」的存在了。

碧野先生，從社會理論出發，也模倣着「靜靜的頓河」，企圖在被羅漢遺留人物（等）

我們提出：放逐自然主義。

——十月，北碚。

里描寫如羅漢遺留去底格爾高里似的人民底激烈，企圖在花猪這類的人物里描寫地主階級底惡劣的本性。又企圖在水獺媳婦們身上描寫農民們底生活。然而描寫水獺媳婦，祇寫了他怎樣浪漫地弄到了小桂花，描寫花猪，祇寫了牠怎樣樣的淫蕩，描寫水獺媳婦，那主要的本領，是寫了牠底「胸脯上的酥白的肉」，「雪原一般白而豐滿的胸脯」，以及其他等等。

每一章的開頭一浪漫地描寫着風景，而差不多每一章的結尾，都是色情的引誘。碧野先生寫花猪底色情，顯然是和牠一同享樂着的；關於地主的生活，什麼表現也沒有——這真是沒落的田園文學底悲哀了。碧野先生不知從哪裏看到過中國漢唐底胸脯上的「酥白的肉」以及牠底「雪原一般白而豐滿的胸脯」的，但顯然的，碧野先生是用了悲慘的發聲們來滿足了牠底色情的享樂了，一面也博得了「寫人民大眾」的美名。

這裏面的對於生活描寫的企圖，祇於「小水獺」等等的描寫，無疑的祇是「種」的貼上去的。

色情加上政治的和文學的公式主義，一面向今日的苦悶的中國社會博取觀衆，一面又宣

告說：「看吧，人民大眾」這是在把自己當做妓女的色情文學。這是在把作者自己及其觀衆們當作顧客，把人民大眾當作妓女的色情文學。這樣的賣笑者的這樣的色情文學，是目前文學無作上的一個顯明的傾向。假如碧野先生是從所謂浪漫主義取得了他底辯護形式的，那麼，還有一些先生們，是從中國底古蹟，用接受文學遺產底美名，取得了他們底辯護形式的。

姚雪垠先生底「戒煙」和「春暖花開的時候」裏面就有着後者。救亡女性們互相地叫着「好姐姐」和「好妹妹」，我們好像走到「大觀園」裏去了。而作者顯然地認爲這是接受文學遺產底得意之作。

在姚雪垠先生底「春暖花開的時候」裏面，「紅樓夢」不停地跑了出來，使他底看客們非常的慳慳了。

公式的政治理論和文學理論，在這裏有着同樣的作用。作者告訴我們，黃梅這個人物，是從下層社會出身的；羅蘭這個人物，是從地主階層出身的，等等。在比較這兩個人物時候，作者就得意地使用着溫柔的場面。描寫羅蘭在房裏穿軍褲，一陣春風吹來，她趕忙地掩上了窗，我們覺得這簡直是批露點睛的筆法了。描寫對花相思，對水流淚，作者顯得肉麻的溫柔體貼，使她底讀者簡直要陶醉了。然而，對於救亡運動，關於民族革命戰爭底深刻的生活根源和衝突，作者是一點東西都沒有寫出來。

在姚雪垠先生底一個短篇「二三年間」裏，



「希望」

第三期要目

兩個流浪漢.....路翎

悲歌.....漢青

機場上.....劉北汜

李勇和他的地雷陣.....邵子南

思想建設與思想鬥爭的途徑.....舒蕪

內容的了解與形式的了解.....呂葵

低雲季(詩集).....朱健

白衣女(詩集).....胡征

夜行曲(詩集).....魯藝

祭天.....魏仁

給詛咒者.....方信

緒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們.....綠原

書評.....鍾雨等

雜文.....吳民等

羅曼·羅蘭(附冊).....

附告：「希望」第一期重版，即日出版。

是寫著一個於戰亡工作，回丁家來的丈夫，怎

等。

此外有一個叫做克約作家，在什麼一個地方寫著一篇小說，後來這篇小說被截到「天下文章」上來。在這篇小說裏，克約先生寫了，一個美麗的未婚妻，怎樣地在旅途中被一個汽車夫捉去，後來成了這個汽車夫底老婆；終於是出去了，「向著黎明的大道前進」云云。克約先生所著這篇寫給他的看客們的，是「月夜停閣」，「什麼人又要強姦她」等

這篇小說雖說會編便一位善心的先，流了眼淚。大家都替這位漂亮的小姐覺得非常的憤怒。但這憤怒，顯然地因為這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對於目前的社會生活，表現了「一種變味的苦悶」；在這中間，被同情者的面具，拿那位女學生來當作享樂；其次，用了一向著黎明的大道前進」，而八股主義打了一個招呼——這就是這篇小說底一切。

這都是，選着寫抗戰，寫人民，寫社會的。名，幸而被強地引入入勝的作品——引導他到這顏色情之界，是點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的苦悶的現實上的。它大量地給中國社會的苦悶而愛時髦的人們，特別是青年們，提供着「精神的食糧」。它用「我底小羅曼」等語來替自己辯護。它是沒有變壞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編後記

這第二本就脫期了。交前排字房已經兩個月以上了，但到這編後記的現在，還不能看到最後的校樣。許多萬人企望的大事都只好隨時光老人嘆息，一本小刊物底脫產當然算不了什麼的。但願第三本能不再如此。

至于內容，和第一本一樣，在某些文壇界且家看來，依然不過是一雙使他們感到不快的紙糊。頂好的東西當然是牡丹月桂，但世上也說不絕有荆棘或毒藥，還在荆棘或毒藥的我們，實在是萬分抱歉的。

但我現在也說不出什麼附加的話。清樣既還沒有送來，原稿也當然還留在排字房裏，現在所有的只是兩個多月以前積原稿時的印象而已。但也可以從留在手裏的目錄回憶一點的。

有三篇關於理論的譯文。第一篇是關於文學生命的簡單說明，太簡單了，但我想，在被以為是交際手續可以成備成型的文壇空氣所包圍的現在，再提一提也是好的。第二篇，副標題才是原題，爲了加重對於內容的暗示，譯者另外取了這個題目。雖然只是對史綱這塊被硬硬的範圍說的，而且也太簡單了，但對於以爲文學應該是時時更新開拓的諸公，算是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說明。作爲第一篇底補充，說明文藝上的真實到底要什麼一回事，大概值得讀的。到第三篇，這才展開了具體的問題和具體的分析，記得會有過一些由它引起的意見，但現在也無從說起。「羣衆」上有過一篇關於「人民性」的譯文（期數忘記了），和這一篇

可以互相參證。

論詩的規則，也還是沒有提出按照它們就可以寫出像作家的規矩，文章當然也是零零碎碎的。但如世上還有不以新對用字、造句、押韻等爲創造或藝術的詩人，也就必然會有這種沒有公式可尋的詩人。只有當時不從人要求出發的時候，詩人才會不帶人生要求的氣息。

「論中庸」。在作者自己，以爲可以作爲「論主觀」底補充。但對「論主觀」抱有疑難的，對這一篇也不會不引起疑難罷。疑難是好的，它會引起進一步的探求，不夠的可以補充，錯誤的可以糾正，因爲，疑難不等於抹殺，猶如批評不等於言論統制一樣，本是明明白白的。自己的弱點一受到批評就許批評家是法西斯，這恐怕只有混虫才會採用的「法西斯」的口吻。當然，不能沒有弱處罷，記得論及個性解放的時候，對它和集體主義的深刻的關係就還有充份地說明。

對於創作，沒有什麼補說的。但關於兩個小說集，却還有幾句話。除了一篇，這些都寫的是小市民或知識份子，而且都是灰色生活底直接或間接的奴才。艱苦的政治局勢，幾年來的窮困的後方生活，使這個「五千餘年古國古」的社會這是一面太沉重的對於個人的壓力，多少智識份子潰潰了，多少智識份子還在做着其明其妙的夢，說他們是自己吃着自己的尾巴的蜻蜓，還是寬厚的，其實是一些對黑暗勢力有利的無恥的頑民。當然還有不同的人們，這里不過是一些灰色動物，而且是灰色動物裏面

開的若干形勢而已。在作者們自己，決不是爲了和一個動物的展覽會，舉一反三，在生活裏面的驚心。

本文，涉及的對象這次是比較廣泛一些了。但也並不簡單一位來信所說，對於詩的批評的批評是「從古書中斷章摘句」，不認那些「斷章摘句」後面正讀者對意欲的幽遠。這不認用那篇多量純文藝的作品，就和我們底意見相遠了。把文藝當做志趣，把文壇做成好像是樂園，我們沒有這種本領也沒有這種勇氣。不用說，譯文只能是那一樣的東西，朋友說我們底譯文還不夠有力，不夠刺中與事實底要害，這還是應該承認的。

還有書評。但關於這，暫時不進行廢罷。如果做一個補充，只要是確切的貨物都當作至寶，那當然皆大歡喜，要不然，就持有別樣的準備或決心！

臨了，對於「希望」爲題的兩篇補幾句說明。譯詩，是偶然記起，譯出的，爲的是原詩底那一種追求的悲憤。至于所謂有一「希望」的人們，不過是作者由那些人物順帶地也對「希望」這兩個字的並無惡意的諷刺，但就對於那些人物說罷，王老太婆並不能低落在內的便宜地放在一起，應該對她表示誠懇的歡意。

這說明，是因爲接到了好幾件以「希望」爲題的來稿。刊名不過是一個記號，而人生裏的那個希望，它也不過是我們歌頌它本身，它引起我們對現實的進求熱誠和用這進求熱誠所激發的人牛真摯。

正誤：第一期「編後記」內「無論對於現實主義或教條主義」的「實現」二字爲「客觀」之誤。

胡風（三月二十三夜）

# 南天出版社



業復先首。渝遷桂由。年五辦創

- 胡風：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240)
- 胡風：棘源草(\$135)
- 路翎：飢餓的郭素娥(\$200)
- 茅青：北方(即出)
-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即出)

本社遷渝復業，徵求紀念郵購戶，匯款五百元，贈本報書，照渝讀八折。郵寄，包郵費免收；本社並干求作家墨跡，備贈紀念郵購戶。

## 青春的祝福

路翎先生的中篇短篇合集。作者抱著蓬勃的熱情，向新時代突進，向人爭突進。在勞動世界的搏鬥，殘酷，友愛，抗鬥的合奏里，我們看到了時代的蒼鬱，在痛苦，在追求的痛苦，在憧憬，在理想，夢想的合奏里，我們看到了人生因痛苦，但作者一貫對生活用著一種的心，不但使讀者感到熾熱的時代的呼吸，更使讀者得到對於人生理想和人生戰鬥的勇氣。

社務匯票合路要：遠售經約特明昆

號一十三街雲左路正明昆重

行

銀

裕

泰

總行地址

長安路七十八號

電話：四一四六一

分行地址：

三坪茅坪下尾子

老河口中山南街

全國各地

均可通匯



# 中外出版社 1945 年新書兩種

## 美 國 將 星 錄

本書包括美國當代名將三十餘人之傳記。關於他們的生括，個性，治軍的精神和方式等，都有詳盡的描繪，是一本現代名人傳記，是一本美國名將的生活縮影。今日美國所以到處打勝仗，請到這本書中來找根由。

毛啓瑞編譯  
售一元六〇元

金仲華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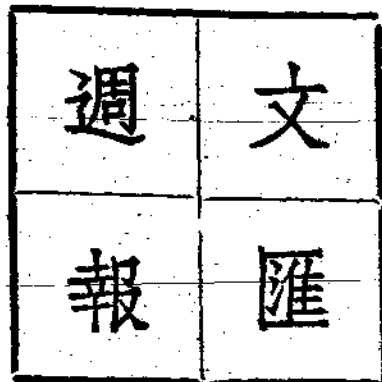
## 一九四四年的世界

售一〇〇元

一九四四年的世界  
演變中的國際政局  
從馬紹爾到明多羅  
中國大陸與東南亞  
歐洲的東線與西線  
歐洲解放國政治情勢

金仲華  
劉于沙  
梁純夫  
陳翰伯

附錄：一九四四年世界大事日記



經論當前世界事象  
介紹海外名流時論

出版以來 風行國內  
口碑載道 卓著聲譽  
同業批銷 特別優待  
讀者訂閱 提前寄遞

暫定每兩週出版一期，零售每  
期三〇元，預定半年十三期三  
九〇元。函索樣本，附郵五元  
，開明住址，立即寄奉。

中 外 出 版 社 發 行

重慶專校街一〇六號

分發行所

重慶 慶都 聯營 書店

十五年出版代社重慶門市部均有代售

新書 社 版 出 代 集 十 五

著斯維 歐聖大 蘇俄航英  
譯夫補梁 序案子力亞 夫諸歐亞

● 出使 ●  
● 莫斯 ●  
● 科記 ●

沒有看過這影片的，不  
相信它能在銀幕。沒有讀過  
這書的，不相信它這樣打動  
大。它把事實雄辯地呈現在  
世人面前。它曾引起同盟國  
對蘇政策的改變。  
● 熟料紙精印 ●  
● 每冊重四小克 ●

蘇聯經濟制度到計劃的成熟，中間是經過  
了艱難的鬥爭和實踐過程的。而我們所應注意學習和  
聯想蘇聯的經驗，就是它在這艱難的過程中，  
對於經濟的組織適應，以及在這艱難的過程中，  
如何使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差  
別，而及於社會主義的轉變。末附一紙的討論  
片，詳述蘇聯之十年經驗。

蘇聯經濟新論

英國多布教授著 梁純夫譯

◎ 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化之謎 ◎

附：蘇聯資本主義化問題論戰

新出即

選文默幽國美

著維維·德 方新子  
店飯大林柏

著魯立·畢 關  
隊軍的聯蘇

編 VOKS 李  
記日軍德

著羅斯約·美 詩  
麼什要需聯蘇

著亞比士莎 柳  
將大撒西

譯雄文策  
史育教界世

● 編案斯巴 ●  
本書選集當代美國  
名作家散文傑作十  
餘篇，寫於現代美  
本主義社會之所謂  
文明生活作個面之  
描寫，刻畫入微，  
文筆流暢，引人入  
勝。全一冊一函裝  
一冊，每冊一元。  
每冊八十元。

日東 記京  
美記者托里舍斯著  
張 譯  
作者為紐約第一號名國領袖，  
余故加入錄。本書對於太平  
洋戰爭前後十年間對外來之  
內政外交，均有詳盡之  
論述，每冊百二十元。

總發行所 重慶 鄒容路十四號 分發行所 成都 西安 蘭州